



丙子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七

上竇儋察判書



後二月五日開再拜奉書於執事今之所請遠矣夫  
 下幾百歲所能中有司之選者其道有三其德有三  
 非智不能從其列斯三者能用其一皆足以  
 者矣持者為上力者為次智者為下於三之中為  
 參用其二者即譽之與位勞不失矣有能無德者  
 鮮矣夫所謂材者文章也力者權勢也智者則實也  
 章之用固如金石其勢如風雷其實如松柏其  
 膠漆其德如松柏其德如松柏其德如松柏  
 執確足以能守其節是來取名也

謀乎若是者果道之有其三矣然以材而得之者有譽而無謗以力而得之者有謗而無譽以智而得之者謗與譽俱泯然無所聞矣何哉材以衆服力以衆怒智以衆和其所以干其已也亦各從其所以尚也能以材取其名者其為行也常故曰經久而譽增業復修而位高故曰上矣如金石矣能以力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暴故始或盛而終衰事雖成而德敗故曰次矣如風雷矣能以智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安故時既平而道常進莫知而退銷故曰下矣如膠漆矣友朋間凡進於有司者開常以是言告之其取名也者彼於得失也無能逃脫於此或三者之中俱無一也見其來而私懼焉開本

在魏東郊著書以教門弟子願有終焉之志不幸邇來父兄以家貧令求祿以養生交朋以時亨勉趨仕以專道故束帶冠髮編修簡策欲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以名焉退而自度其已之於時也正常此常懼之耳謂其材也即文章不合於俗尚謂其力也即權勢下列於民件謂其智也即朋黨絕疎於世務如是求而望得也可不艱哉或謂子可從人以訪諸用決其得且失矣開遂北走是來願伏門下以冀執事之如進退之間唯執事之命耳故以是書敢為贅業之先容也

上賈儻察判第二書

後二月十七日開再拜言於執事昔楚人有大玉將求

厚價以售之者懷之日久世莫能識其實也知秦有公  
子尚奇貨者求造之以玉願納焉秦公子曰吾甚貴子  
之玉以吾家若貧不足當子之直也然與吾游者有大  
富家可沽之矣吾為子賈於其人焉楚人從之富之家  
豈其直以取其玉他日命工成器以出於世世咸謂非  
常者也皆曰斯璞玉實楚人有之有公子能識之某富  
之家乃得之於今所以見貴於時矣昔非公子之力也  
即楚人雖有而不得售於世富家雖存而不得市其實  
矣開竊敢比焉雖非奇能峻博之材欲求異乎常流者  
即開有之矣於世是所難得其知也聞執事之賢故遠  
以來冀執事若秦公子之識而垂力也執事苟未能自

以售其人即執事言於他能貴士可取也如後之日使  
開有所稱於世行義或立於一時文章或垂於萬代衆  
之人必曰柳開之材之能寔如是耳其所以知者必曰  
執事也致其某人得之出於門下其功或有是苟非其  
執事者即柳開雖異於人而安得遂其志乎某之人雖  
欲其賢而安得知其人乎若是者與楚人之王亦無殊  
矣其所以稱者執事必當其守也此事非其妄言執事  
度之足以信其實與偽矣古之時或能舉材薦賢者子  
今言之誰不知之其曰有某士也今亦若古耳其有玩  
好閒家得一稀見之物尚貴而惜之或訪其來則必嘗  
稱曰某之人遺某某之人賈某况其得於士哉有反不

言者未之有也是其知而舉之者甚於取而得之者也  
又其當今之文士才子雖國家崇異此道碌碌散滿於  
天下或有已得名者或有未得名者觀其徒即繁求其  
人即少若較其傑出者不過五六人耳范師回李天鈞  
郭景之榮素臣孫文通李守之輩或文或才皆謂衆不  
能及者也衆稱此數君子之中曰某人者是某之能知  
其才者也某之能知其文也某之力與舉之也某之力  
與推之也且與執事或談之豈有異於此言哉是其或  
能力於此數君子者誠為美也况其此數子之中受知  
其恩於執事之門下者過半焉其間宋素臣孫文通是  
故僕射公之門生也范師回之文行 事於執事非執

事知其入彼何肯如是哉李守之執事拔於孤賤之中  
舉其才能伎獲科第也若此舉材得賢之名執事之門  
半天下矣執事苟能固其誠執其義有所賢抱所能者  
誰不延頸而望叠迹而來矣開非自尊之論其與此數  
君子亦有一日之長可容廁其間矣敢望執事以一言  
而見知以萬力而拔舉也不是虛矣不是二三其求矣  
執事之心果宥若前芳而不棄於材即開之志不誤此  
來也事感時迫辭旨懇切餘其 聞死罪死罪開再拜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  
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之可也

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其所取用於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有利而從之美聞于其家之間竊謂從於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塋之地也家本起之於彼今將圖於新而棄於舊是若違其本而立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末衰其為末也必審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當世之塋也在開葦視之為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為疎漸之理明矣若夫葬之於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葦已視為二世之塋至開葦之下為後者視之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者於開葦又加速矣其為開葦之後者即取其近為親也縱同塋而葬之亦以疎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為開葦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於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於今葬之所赴於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尊嚴於今葬者之新塋為此也為開葦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况又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其舊域者有矣或從仕於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固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可不責其然也今幸不在於是之中將不歸於舊域葬之也其故聞不知其所出也

曰以陰陽為利而從之即謂以若從陰陽家法也其  
是素其祖而求利於身也果為利乎素其祖為不孝  
其利於身為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於人陰陽  
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為不利矣不若以  
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  
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  
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  
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者也苟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  
可行之即棄塋域視而不顧至於發掘毀露皆可從人  
為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其又  
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  
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  
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於不善之地豈果不  
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  
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美九州與萬  
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  
作事咸或利於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人知而人求  
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於人者道不足為大美嗚呼  
斯皆誕妄者之所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  
喻以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於道而長於開者即  
請定而行之矣

二月日卿貢進士柳開再拜獻書於執事夫世有君子  
小人則有毀譽毀譽苟不以其道則君子小人是非不  
為當矣大凡善與不善各從其類而作也毀之為道不  
善者也譽之為道善者也故君子為善也多譽人小人  
為不善也多毀人譽人者樂人之有得毀人者樂人之  
有失是以君子與小人相反焉為行苟同於君子必譽  
之矣既君子以譽之則小人必毀之也毀之也者何哉  
以其性不合而氣使然也為行苟同於小人則小人必  
不毀之矣既小人不毀之則君子不為譽也君子之不  
為譽者以其合於小人而善不可見時也蓋君子之譽  
者必為善之徒也小人之不毀者必為不善之徒也是  
以大君子不納小人之毀於人者以此章明其善與不  
善且君子譽人之善小人必為之隨而毀者善於古即  
以嫉其道於今即以爭其名是以古今不能無毀於善  
者也若君子之下世無其小人即譽之下毀毀乎惡矣  
有天地來未見獨有君子而絕無其小人嗚呼將不  
者乎必若小人未能世無之即有譽者或為其譽而毀  
失也君子不可不慮於心矣聞之於今正在此之憂  
中耳自去年秋應舉在京師聞士大夫或以惡文見舉  
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庸不  
復列於此書者以聞文所納中有東郊野夫及楊公  
生三傳可以觀而審之為人也譽之聲從來未聞



之者果不能無之也竊聽近日黨黨成風與諸之  
或一二譽開斯既君子毀開者斯必小人度明公必不  
以小人之毀而易君子之譽開也然自有譽者必有  
來歲歲群進於有司也有材者必有譽有譽者必有  
既而材斯異譽斯至成斯見未有一人能免其小人之  
群毀也故時公之所深察者也聞之大王父諱齊地  
化中趙公諱光 司貢士也實來應舉趙將以贈木履之  
遜有移書於趙公始得一書乃遜其名而進一等以  
於前後得謗書二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  
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正於第二苟是  
書未止於二十六人之毀也即必冠乎前矣我先君

果作相於唐而有力扶大難之美陷乎身而君子到於  
今稱之貴趙公特達之能如是也開雖不敢望趙公先  
人而明公豈肯使趙專美也况古聖賢人未有不為小  
人之毀者在周則周公有流言之謗在魯則孔子有  
魋之毀在齊則孟軻有滅舍之訾在 則楊雄有  
之禍開之道學聖賢人而然未臻其極若其毀於  
之毀也不能免聖賢人之有矣在開思之復其於  
賢人之得毀也且周孔楊孟之徒致其小人之毀也  
以其道耳開之於今兼以其名是以善於古聖賢人  
明公得不念之哉苟明公不以二三人之毀而  
於開即開之名出於明公門下也

開再拜

請家兄明法改科書

先王之為業誠至矣其進於有司也勤而數無功矣不利而可易之也宜矣為法之任能習而明之者豈仁人君子之謂乎士之欲進其身而求祿位者不由此而可也夫法者為士之末者也亂世之事也聖者用道德者用仁義王者用禮樂霸者用忠信亡者不能用道德仁義禮樂忠信即復取法以制其衰壞焉特用之峻則民叛而生逆將用之緩則民奸而起賊俱為敗壞之道也聖帝明王不取也聖帝明王不用法以為政矣先王之明而為業也將求其用也用先王之業者必非聖帝

明王也是先生不以聖帝明王之道而

天下者

矣古者人之為學也大以廣其道小以開其政教而化之利而養之皆施於民也苟不用於時不及於民即自用而及於身矣先生之習於法而時苟不用之即廢為用也豈可於身以用其道乎是法之為業也於身與天下國家皆不可者也嗚呼未知先生始之至學於足科也是從於人之言欲易其力而速其成邪急於祿而輕於求邪何不思於此乎且執法者為賊吏之後也國家雖設而取人亦明知其不可為上者也故試有司而中者不能偕名於禮籍附而下之所以視其棄之也者也夫不禁而去者不怠於古人防奸惡之道也

國家列而存之士之習於孔子之道為其上下者不為之矣是法之用於國為其衰代之政乎於身非上之業明矣今之取爵位者上可以陳皇王之事述遺德之任試於賢良詔是也次可以習章句之能備政事之材取進士舉是也下可以通經義之精服誦習之功應禮傳科是也力不足以賢良即於進士力不足以進士即於禮傳况志之所為無有不成者也苟都不能之即可以叙利害伸謀畫射策於國門取萬一裨於國家之事猶可以立名取位循階歷級而昇於貴顯矣將明法之以求其爵位者不足得而榮之豈不失也况先生材志碩茂行義淳樸大有文章以盈於編策也而又屢辱於一衰代賤吏之業凡知於先生者得不為先生惜之乎况開是其弟者也如此在開觀之先生豈復由禮傳之為乎平視於一進士以取其名無忝也又何不知其捨進士舉而上試賢良以待詔之不能邪天下賢士國家或得之於朝或遺之於野得之者即功誇當世失之者即名垂後代皆文章之士也未聞有一習法者而能廁其中矣先生苟舍法而為文得乃誇其功遺乃垂其名俱為美者也古聖賢人欲人皆入其善不欲人於不善者懼禍其性命者也法者惟欲禍其不善者是違古聖賢人愛民之意也違之不利於有司亦不利於先生固宜易之而求於外者合於道也何者

而不移其功乎先生苟不從關之言而世之有

報弟仲甫書

自汝別於吾迨於今將歲月矣朝夕以思於汝吾心之  
懸懸也則生吾身而與汝未嘗有是哉雖得汝來書數  
日萬至吾前未若一見汝之面也非有江山之阻使吾  
不暫安於懷有名利來故有睽澗雖不以通好開騫動  
靜用慰於心舉世然非獨吾於汝也則每覽汝之辭意  
而轉增吾之悲復何嘗能解吾心之鬱陶乎汝之皇皇  
於天下非汝之所困也乃吾之所過也與言往思不覺  
涕下欲出諸口先疚乎心汝之困也非汝為之蓋吾之  
不得致仕之至於困也豈非吾之過於將用寬汝之不  
足吾自得責其過以告於汝前使汝諒其吾之不為不  
知耳且夫人事之間必存先後上下以叙周顧於道乃  
古聖賢人相授以教於世者也夫臣以君為先用其  
以臨下君以臣為後信其忠以事上則政教行而禮法  
中矣子以父為先重其慈以敦愛父以子為後取其  
以正養則道德明而風化流矣弟以兄為先因其友以  
資仁兄以弟為後奉其恭以盡誠則小人乎而特進  
矣然後可安於天地之中可立於古今之際若君之  
以忠義父子之所以孝慈兄弟之所以兼友者皆不一  
其事也但以忠義孝慈友恭總若之耳

棄民作雖欲盡心於事君則將何為而能盡其心乎  
汝歡侍偏失雖欲盡心於事父則深哀乎已孫矣  
恭友之際得不力求其至以慮於失乎躬行其道於  
乎則汝以吾為先吾當為汝之先耳若今日致汝取  
於衆人之中則吾為汝之先少有過乎吾當致汝以道  
則吾不能婉從汝志指設其方觀汝於朝夕授汝於  
右使汝外請於他人久旅於上國吾雖得夫子之旨不  
見汝以訓諭之此豈不謂吾之過歟又當譽汝以名則  
吾愚而樸直而訐不能狎悅於時流輩不能撓執於  
利家將舉之於口懼見誣於今將垂之於書懼見欺於  
後雖汝有才貴而不敢稱之雖汝有道德而不能明之  
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又吾當重汝以位則吾道不符  
於今志將取於古泛然游其寂寞之原安然守其遠大  
之塗媿取媚於人罔先知於衆病阨野郊力弗自與吾  
之身尚如是况能及於汝乎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吾  
又當豐汝以財則吾惟仁義是言文章是習重於利乃  
先聖人之所病耳雖窮餓至死豈敢及之乎使汝之用  
以度日困病以經時吾且若此安有力而敢於汝乎此  
又豈不謂吾之過歟熟而思之則吾為汝之先過歟此  
也誠言及是學負其責前之所論且無一焉不謂也  
於汝使汝違違然也亦將受責於人也亦將受責於  
也則吾每覽汝之辭意胡敢安而居焉若夫

若冠帶之土木偶耳豈有友愛之情乎黃秋之所不  
也仇怨之所亦不為也於乎吾與汝無能而泰之身  
地若否其德鬼神若非其靈則吾與汝無能而泰之  
古人福善之言誠為忘也天地何德以使我吾與汝  
哉鬼神何德以使我汝信之哉吾將責天地鬼神是  
汝命也時也是天地鬼神欺也誣也吾情易撼吾書  
幸故報汝以書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八

與起居舍人趙晟書

十二月日從表弟趙復儒林郎守監察御史知湖州軍  
州事柳開再拜奉書於為光足下為交友有少為學時  
得之者有壯而仕得之者亦有迨老而後得之者能以  
終若始之心不相負是可謂君子也矧居時以華利為  
狀攻而

默抵突則不足自保斯何謂言人也  
哉少而能得之全其道善可稱也雖若是少時或相用  
而後有達有不達者有若貴若賤若存若亡者於其  
亦所未備也苟以少以壯以老皆相似又得時而  
望望不得且接近熱身言以病之非惟其可也

十八從列御史來京師始與為光相遷官此時為光  
順於先尚書公左右亦逾餘冠歲矣一見甚相得  
謂古直不及我也而後為光中進士第歷漢東而  
下登朝遷拾遺補闕通廣桂諸郡得轉運使遷知  
州任起居舍人開亦竊進士科名遷授宋州右司  
遷錄事參軍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兩為監  
史知常潤二州軍州事省而自念之雖出處跡跡  
足為光清峻顯煥然其不至寒餓遲遲走四海塵  
早且賤亦小可道也開來潤州三年矣坐此地日  
事細屑政刑不敢少弛之嚴帝典也請父請母兄  
沒世不一葬事開迄今不及非人子也每時思之恨不  
能死泣於天地為無告矣昨日得進奏院報為光授  
命書來替予喜感交亂於胸懷中若戈戟卒聞  
走莫可帖止也為光曾念之乎開與為光故人也豈不  
少而學時得相交友邪趨進於名利之途及第歷官  
是其貴賤窮通存亡殊然相遠邪道此一十年  
多不相見今而來也代予之任矣詢予之政矣起予  
之民官吏兵矣虞予之居庭堂門路矣後予信之僕  
關守矣用予作之臺藥洗矣予新履入矣予前  
矣惛然雖以是不能久相待焉方之望望不得  
可庶之免也况信守之義守之禮節之仁如之  
相款愧今日之前似合其道也

今日之後况與為先各皆識時事宜為不及於前者可  
無憂也若是其他人觀之得無謂予與為先能全其美  
之美者邪方舟遠來涉彼淮江寒風凜其榮動與舊  
命往公僕載迎軍州故事容悉陳啟相見不遠欣然  
休仲塗再拜

上盧學士書

十一月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奉書於執事開竊謂  
進於有司也或有告開者曰古聖人思欲愛民也深矣  
作卜筮以見乎神存著龜以定其氣民有疑於事者可  
以占夫利不利矣今子將進於有司也無乃須以謀於  
此乎龜筮從以行之龜筮違以正之斯免于於害進矣  
開對之曰夫人之作事於世也物或可用之物或可捨  
之著龜於何有乎且開讀書著文干進於時自有上位  
之君子知夫利不利矣必若己之不能謀於人假其著  
龜以告卜之則吉凶未能勝於賢君子也開其不若卜  
於上位之人矣開退而思之私自言曰今夫朝廷之賢  
者獨執事大矣果將往而卜之與之進而斯進矣與之  
退而斯退矣是可定於開之利不利矣故臣初求進  
以登於執事之門直以惡文干於左右泊乎而見執事  
果執事不曰汝未可以矣凡近年舉進士者惟願其  
為盛禮部升而中第者十居其五所以天下之士皆  
而求為馬爭先而莫止焉開嘗不為事也



矣乃嘗拜而有謀於執事也執事當是時風言而令曰汝何必須開封解矣去年李尉解於鄭而成名者不遺其材斯果在於開封乎汝但效其李尉耳無其於內外解也開退且喜曰開之進也知其利矣明公賜開之言如是見成敗也吁向者告開以著龜而卜志者果不能若開之始念也如走夷路而獲良馬馬指八極而可坐到耳膏不覺氣之雄心之飛遁者遂西入鄭郊某獲有首薦開始知其進有利於有司矣豈不盡繫於執事乎士之立世而行道顯名而取位者孰能自用而自薦乎須以上位之人知其必愛其材也可以遂其求矣設上位之人不能知而愛其材則雖有仲尼氏之聖也

道亦將因而遑遑焉不獲其志矣自秦漢已來有名之士登用於民上者誰不曰某因某而彰於時某因某而獲於位乎今由古也弗可發矣開雖不欲願從事於斯開受性介僻與世少合今雖司貢士執事不當於任然望賜於執事也誓心不遷矣願出於執事之門下開定為榮必有後之人言曰柳開能有是名有是非柳開則執事不舉矣非執事則柳開不往矣苟獲於古賢君子齊其休美後之人果若是而稱論之則開雖執事賜而夕死可矣荷執事之恩宜將何報姑致謝而進新書

開再拜

二月十一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啟書於  
執事人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孝開今有之得于言於  
事執事必聽而信矣哀而憐矣夫國家以科舉而任  
士者要欲安民治國扶樹教化自千百人中始得  
一人登名禮部自禮部由吏部為州縣吏復於千百  
人中始得一人承天子宰相指畫理平小事大乃求  
人任官非為易也其有輕而棄之自取敗禍者豈  
得為忠乎開一舉中進士第凡五年為吏府郡而  
入朝四遷五命得殿中侍御史三典大州受皇朝  
命位非不重也而一旦不忍小忿與人任氣爭鬪  
奈煩上心削去朝籍遂為縣令不能盡主上之命  
而固守名器辱君父任使之意名書刑籍使萬方  
議而笑之以為國家任非其人斯開不忠之罪也  
開父在監察御史乾德三年卒於泗州官舍至雍  
熙甲申歲二十年矣其間開母氏伯叔父三人叔  
母氏兄開與諸嫂氏又相繼七歿開以游學從官  
生計宗落統未能克襄葬事又幼弟稚妹婚嫁失  
時開在江南數年一念至不覺心神絕死前年  
開自知潤州得替歸家以月家在河北曾具此  
三事白於政事堂中蒙執事賜以月州之命開甚  
為獲所願也到治所後方想營葬其不三月長  
兄閔卒於昭義軍節度推官又不兩月開父兄  
吾自知鄆州罷還闕下行次唐州而卒後不十日

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程廷玉以官事苦相使過其  
忿爭天怒降威追官作宰宰辱顏渾柱不惡言而  
來河北營度遷葬婚嫁事無所能也嗚呼聞者人子  
母叔壻兄嫂氏計十四人死而不葬餘二十年未  
人又未婚嫁名辱身困豈為孝乎每念此事聞誠不  
不孝人也罪亦大矣生何為矣直以諸孤孩穉累  
前寒餓傍徨家僅百口非知開而大有力者其能究之  
開於執事不敢言布衣舊常知開矣今天下大臣中  
朝廷受上知者惟執事一人為最位居相府名動寰  
亦大有力若是而非執事者不能救開矣執事非此時  
也即又不能大施其力矣何者凡上之施恩威於下者  
非常者必上不能直行而專為也必左右有以非常之  
善惡先聞於上也然後上乃行非常之威以罰惡非常  
之恩以賞善耳開昨獲罪甚非常開今仰望於執事若  
望執事以非常之善言聞於上乞行非常之恩况以執  
事當此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便可以行非常之惠哉夫  
常之事於開也開聞方今大發師徒必有征伐是非  
之時也國家事繁務衆文武要人是非常之變也  
若念開昨觸犯刑章無辜髮賦工不負國下不侵  
止以至事與同職爭執害言於上又聞開無辜  
催運泗八州及起運鎮州雜草八十萬計運費  
前後任使或以幹馬言之其列於上

時重難極處使之以贖前罪如此是執事可以行非常之惠也倘執事力言於上取開於下捨其罪戾後以重難離此州縣之中再列班行之末是欲開非常之奉也若執事因此時垂大惠即救開甚為易耳若此時執事不賜哀憐特加振拔即開無緣免此危困窮戚也端端旦暮死已可期若過此時俟於他日執事縱欲致開於無過之地救開於久困之途亦難為力而無其便矣道馮危懇且陳短書號伏塵泥朝夕望命惟執事憫之死罪死罪

上史館相公書

三月六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閱謹瀝血獻書於相公人於天不可得而升得升於天者凡骨為仙知不死於塵世耳開於京城不可得而見開今得至於京城得見於相公即災害可免窮困可伸脫出泥滓之中再登霄漢之上知不難矣與其升天為仙其亦不遠何者開負罪南遷逐為縣令囚繫下位愁憂日煎骨肉之間疾病大半俸薄家貧食不充飽父母沒世聞者感弟妹婚嫁絕無遂心茫茫天地之中開為既窮極矣開去年以不忍小忿與同職以王事爭鬪王辱重幸任使之意下玷相公變化之恩雖不犯職雖不負國雖不慢公事雖不侵害黎民其如君子用和儒者立行則何遠乎斯聞自致之罪戾亦極矣危窮且如是罪戾亦

是若守職在縣憂隔路途難欲言之於相公無由得聞  
京城矣今來率領部民餽軍食路出天關路遠難  
即誠可陳事可謀開受恩門下已十五年相公恐不慮  
而念之哉况相公積仁累行巨國物表草木蟲魚無不  
惠養况於開反有無情乎斯聞自知免災害 窮困出  
泥滓上霄漢在相公一言有餘知不難於今日矣是行  
也開變禍為福易愁為娛期之朝夕自可前預凡遭逢  
天命之歸已者帝王之位可得遭逢人主之用已者將  
相之位可得遭逢宰相之知己者公卿之位可得古人  
與今人窮達此理一致耳無如有遭逢者求而且為  
難矣上天景命下屬聖君萬方承命遠絕古昔是天下  
永歸於皇家也高坐廟堂密運籌策子視稷契奴命蕭  
曹是人主之大用相公也開自應舉歷官出入門下  
伸動靜鉅細承恩是遭逢於相公也而開不能慎守力  
器大擬悔尤退黜朝行沉落坑穿苟無此事即相公於  
開也豈惜公卿之位乎嗚呼每一念之不覺心死古人  
謂嗟嗚不及者正在開耳惟相公憫察苟不垂惠則  
氏之族必也衰亡開再拜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五月七日崇議使柳開再拜獻書於諫議人老事難  
情極者無越於父與母也不以事舉諫議可與不可  
往告而必告者難得死盡毒悔矣夫君子聞之亦不

其尊卑疎密可與不可但能施其力者亦當不惜耳况其十年受顧賜非不為故舊也每侍坐左右謙言無非不為深密也聞言及此者以聞先父太祖朝乾隆三年任監察御史為泗州兵馬鈐轄通判州事夏五月得疾卒於官舍到此歲二十有四年矣其間仲父叔父季父伯兄仲兄次兄洎母氏叔母氏兄嫂氏計一十五人相次凶歿迄今未襄葬事聚骨郊野粟粟奈何聞於太平興國九年任監察御史知潤州軍州賸求得知真州以其歲月日時將吉且卜葬焉至雍熙三年開為殿中侍御史春正月因同職者以王事急爭開追削籍得上恭祿令其葬事乃罷至三年開遂嘗即饋

涿州迴過闕下款書乞從邊軍効死上念開前罪無大故情可憐惜復得殿中侍御史是歲也奉使河北冬十二月值王師有瀛州之役連城陷賊開以河北春機事飛章疾奏上怒而納之明年夏歸上於文吏中求求將兵者開與堪載筆首得預選充崇儀使秋七月方在州訓練兵卒急詔令知寧邊軍所謂嘗空奉而肯肯坐虎口而斷賊臂也衆所知耳初嘗姓李奉使得成且利為矣開又復得在河北有上所賜中奉可為充方經營於秋冬以襄事今者聞詔禁歸京復不加也萬里東西南北而往矣其葬事今秋決而為望也也父母叔嫂兄嫂氏幽魂白骨其為老乎越此

歲在丙申柳姓始利為葬計之有八年矣八年間身奉  
祿位開果自保必存乎苟先風露即豈不動太君子奉  
念之心哉是開得在河北即父母親族間美事不能營  
耳惟明公忠於事君孝於事親義於友朋惠於人民所  
以開敢言而求其力耳於上所言事必從者非府主太  
尉石公不可矣於府主石公言事必納者非明公不可  
矣開復見魏博慈相等州都巡檢使歲月過滿開欲求  
而為之乞明公於府主太尉一言之望府主太尉一奏  
之如此則開必得在河朔間於父母親族以改者六年  
五人可為今歲歛而成葬矣是明公一言而免此八年  
之晚與先風露之憂明公豈不動念哉死者無知則其  
已矣如有知也豈不陰助明公而致福哉况開之門有  
男夫長幼十九人矣豈知他日無以國士報公者乎誠  
迫辭直公其聽憫開再拜

與鄭景宗書

唐高祖太宗始命有司歲考郡縣貢舉人至昭宗三  
八年間所得名將相賢人哲士卿大夫皆自中而出故  
延十八世天下同正朔縱天寶後叛亂時起滿然不  
承平基業者以高祖太宗能以文取士盡海內之  
此也唐之政以文而弊繼唐者循襲不詳所以  
唐晉漢周五代皆不永長是亦誠事然則  
帝王為道終難垂泰無事也秦夏漢秦天地之

四時也盈虧中晷日月之為變成晝夜也是其為變  
有其變無變者道之失也太祖皇帝開寶元年命  
射李公考試貢舉人取士有不能盡是時太祖嘗  
務理思與前代英主並立然而刑政德業世用不  
唐春進士徐士廉謀曰天子起艱難中識難兼  
外聞橫直捷為梗為利即雖刻璫樹急如得病  
我當言有司之不良堙壓中善取快於帝且伏闕  
下求見太祖太祖夕召與之見廉即具道貢舉人  
事請太祖廷試之曰方今中外兵首萬提強黜弱  
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惟歲取儒為吏官下  
百數常常兼度以其受於不自決致也為國家  
天下此文與武二柄取士耳為其下驚恩也太  
太祖即命禮部試所中不中貢舉人列於殿廷  
試之得百有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業在其數  
後二年廷試事如六年明年太祖崩今上即位  
廷試事亦如太祖然其優賜殊任與太祖絕大  
蓋上多文極知變而謀久者也到於今上凡入  
賜天下士獲僅五千人上自中處門下為宰相  
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臺郡府公卿大夫悉見  
奇能異行各統為文武中後世所取貢舉人  
也是與唐取士為用此變而大者也唐高祖  
太宗用文取士止於委在有司任之以大職亦  
止漸階第殊無擢英拔秀煥視驚聽為為  
為祥公者尚能作國宗垂垂三百年非如漢



一言變古易式取由朕棄由朕也今上恢闡其遠  
俊能海外區中良  
皆自我得材智取異若

大傍睨下視尹夔旦與遂遂如兒子輩即何止於百季  
萬祀定其享天下乎賢賢世世齊天地為久再古之得  
一士者昌三人行必有我師謂三人為衆衆乃可有賢  
於聖者也今上已八試貢舉得五千人何古之得士  
可比也三人行中有聖人之師者可同也斯五千人其  
為衆也將不啻倍於三人行矣是知得人之盛無如  
於今開雍熙四年過大名府始遇足下新於上前以文  
得名而客來河北暫得相識今來南嶺之畔蒙惠新文  
捧讀三四見足下胸懷蘊奧惠戴民君志義趨遠足

今上之得士信不為不盡材也萬事古不能盡隨日生  
而多且新也惟後來者斯亦不之知也唐高祖太宗嘗  
為求賢得盡士也寧知太祖變之今上成之特遠出於  
唐也吁譬之拳石出土不知嵩衡常泰而後為嶽為山  
飄灰應候不知杞梓括栢而後成厦材也庶幾舉世  
恨不見於此時所示文不敢又留謹以上納聞

### 上郭太傅書

十二月十五日崇儀使知字邊軍柳開謹再拜  
宣徽太傅旌旗之前今月八日殿直張維忠  
雄霸等諸州軍探到蕃賊批比恐犯邊軍  
狀轉牒一道令開仔細探候者開本備官於

深會幸逢聖主擢為近臣承倚毗於邊方今折衝莫  
虜在七擒七縱而未展於知彼知己以相能雖稱不  
有狀申報蕃賊恐入界者聞錄并得蕃賊此者不來  
邊其事有五一天順二時晚三地因四人審五善德天  
順者何兵主殺殺主陰陰主悽慘寒烈晦冥昏霾今冬  
已來天日睛暖郁郁如春無苦雪無慘霧晝夜視之彼  
賊上無雲無氣每每南首而望我雲如隄如林橫亘天  
際極高極厚河冰不堅隨日融釋太陰夜暈胡星盡掩  
胡國必滅之兆凡兵動有戰破軍殺將即天酒示變  
人今上天如此是為天順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此為  
一也時晚者何高秋草肥餘糧在野馬壯弓勁分路  
驅若彼時蕃賊南行堪為戒患今則歲已暮冬至春不

遠大兵若動進退經時彼若暫來便回彼即有害無利  
虛成勞眾無以近人此是為時晚而開所以知其不來  
者二也困者何蕃賊用兵務食於我天資皇帝聖智所  
北千里內村野間民家芻粟糧儲軍命並已耗盡其地  
坡野粟草燒蕪欲盡彼賊若來既無糧運何能勝其  
以三五萬騎胡兵計之日用糧草頗眾城池又城  
已固掠邨塹又邨塹皆空久住不計日無可夫若  
又逐處恐遭掩殺况其大果何以能行此是地困而  
之所以知其不來者三也人勞者何逐處城地  
東南至連師旅轉多去年河北軍民餉糧

此來恐懼在處皆同恐者恐殺虜於人懼者懼虜殺虜  
已皆能預備例各齊心緩則遠處安急則遠處難  
此是為人宰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四也昔漢書  
冬瀛州我師敗績彼賊首領乘勢破深州下武強等  
將兵還回獨耶律遼寧襲其空虛破德州清河縣而去  
以其去冬城池不修兵甲皆闕村野無備勝敵至多賊  
兵尚乃條來而歸今歲河北城邑堅完四望相屬况  
如雲野無餘食苟來犯邊出入須懼以其去冬尚怯而  
今冬豈能勇乎此是為其勢怯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  
五也况皇帝聖神為天下主胡鵠虜婢豈能敵乎其惟  
霸等州軍所換得蕃賊排比恐犯邊者必是蕃賊首領  
北歸揚其虛聲張其賊勢懼王師之襲後所謂往而示  
之以來之道也兵行貴詐古今自同且以匹夫之事喻  
之而可知其不來之理明矣今有下俚愚人相聚至甚  
塵微而尚不敢輕出一辭輕舉一事以為他先而况大  
國大兵而肯容易不顧利害而動哉不爾者當是耶律  
遼寧為其本主不來犯邊要扇其事誘動我師反惑其  
主欲固己之權與位耳小人懷奸其心難知皇王之  
混成如天包籠四周俾莫能越明公昔謂聖書掌權  
兵料敵安邊如古名将開愚直無識祇以驚怖取異  
聞望賜悉察開頓首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九

與廣南西路採訪使司諫劉昌言書

唐滅到今一百年始見太平天子考功較藝求海內  
士尤絕者畫到朝廷駢駢出頭角群莫能上開常自嘆  
所不及者以今言之王著善畫得筆札無畫之妙古畫  
為自畫曰在上左右出入禁闕曾主善美專黑白勝  
之能召至為待詔數數對上爭博坐或窮畫楚蘭善  
得為日者之長劉翰善藥得為太醫之今起有祥畫得  
畫能於佛塔蜀多方士得逞技於道術至於筆墨種種  
木射中物有小奇於類者皆大顯於時畫取其所能  
各盡其所妙也苟不遇上之求於人未道於物則

數子果能自異於今乎上所能知其此數子者必有其  
言於上而上始取而擇其能以為用也關所專於古之  
者五十年始學韓愈氏傳周公孔子之道尊尊而執  
善善而惡惡用之即施教化於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  
即成其書垂之無窮要其令名關於其儒為文者庶乎  
近於古人矣比之書夾占藥梓匠方士翹然出眾者關  
亦不媿於前數子而不得如前數子之遇知於上者蓋  
無其大君子力為開言之於上也所以每常自嘆至於  
食無味寢無寐居不為家存不為生者尤念其動得耕  
行得毀以諛以害屈而莫伸之所為用踏顛沛也嗚呼  
豈為儒不及為他者哉此蓋上之未盡知於關之所能  
也前數子皆異端之末非如關有利國家治人民致君  
如克禹立言如典謨用之於兵戰則勝攻則取行之於  
事言則中謀則成文武之道焉彼上猶知而樂用之者  
步濶視几齒大臣若大君子有言關而使上知之者必  
以關不下前數子之為奇特也明公秉筆筆走萬壑  
炎荒之所僻遠盡耳目之所聞見為天子列善惡之  
於人必不使關在於前數子後耳若此時明公不為之  
言於主上不得而知即關悲恨為儒不及於為他者必  
將終身為終否之人矣關再拜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八月八日開再拜書於朗州諫議歷代名賢

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辭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時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親如兄弟以至于孫

不為曠比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君子者成象善以利況與國小人者成象惡以害國與民耳開自觀不越於此太祖高皇帝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廷試開幸得與執事於上前登進士第為同年者二十有六人初仕惟狀元宋得枚書郎直史館餘遭諸州府置司冠叅軍選悉為之到於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而居上位者惟執事特覺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權御史中丞公事宋得入中書者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廢死於家其餘若開輩如老翁

峰危梯係係不能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俟髮白顏頰壯心殆休獨望執事立朝廷鎮臺省以提以翼同贊聖意近聞執事退還為郎南遂典郎噫斯未知下民多尤將未受其康濟耶噫豈如開輩為同年者將因再終極於此耶嗚呼寧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違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已知也混混然若羽逐風逐浪寧辨其始來而終止也得為賢失為愚其果是果非乎紀於策傳於口者詳而聽之今昔豈殊遠哉凡禍福進退君子小人必以象察為相勝之遊乎鳥獸草木翔集叢茂善惡必其類合矣異其類則朝為榮暮為辱豈是已所皆為之哉有以直於事而

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辭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時榮華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親如兄弟以至於孫

不為暱比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君子者成象善以利民與國小人者成象惡以害國與民耳開自觀不越於此太祖高皇帝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廷試開幸得與執事於上前登進士第為同年者二十有六人初仕惟狀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餘遭諸州府置司冠叅軍選悉為之到於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而居上位者惟執事特覺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權御史中丞公事宋得入中書兼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廢死於家其餘若開華如老

峰危梯係係不能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俟髮白顏頰壯心殆休獨望執事立朝廷鎮臺省以提以翼同贊聖意近聞執事退還為郎南遂與郎噫斯未知下民多尤將未受其康濟耶噫豈如開華為同年者將因再終極於此耶嗚呼寧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違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已知也混混然若初遂風波逐浪寧辨其始來而終止也得為賢夫為愚其果是果非乎紀於策傳於口者評而聽之今昔並陳遠近凡禍福進退君子小人必以象象為相勝之過耳嗚呼鳥獸草木翔集叢茂善惡必其類合矣其類不合則朝為榮暮為辱豈是已所造為之哉有以立於世者

於不直於事者而為已累也有以幾乎迎而不免乎  
而為已累也所好屈之人而不好屈之於身好利之已  
而不好利諸彼也至於相賊害殘忍相族侈毀取終不  
愧所以古人君子行己有道正己有方以禮防之以信  
要之以仁伏之以義制之蓋異於此也明公度之其能  
異於此哉朗陵山水清秀風土稍異頗表修閑養知延  
樂天真何為冒塵埃衝風雨出則畏履則防以為區所  
貴盛耳相去且遠相見未期珍重自愛開再拜

與李宗諤秀才書

秀才足下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人在乎心別  
耳文章之所主道也古之為學公卿士大夫之子弟惟  
身行道取位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士大夫之子弟惟  
取位為豐逸之具乃罕學焉其學者非章句漢宋之類  
求第有司進明天子者也學謂立言垂教炳炳如書  
君子耳貴家子少專焉專之者能窮悴子亦特寒也  
憤悱之不勝所作也貴家子能此者自漢而下四百年  
開能議者為足下一言之周末故范魯公為相國子  
中惟今果立節好學相國泊朝之百執事以至後進  
生皆知而竒待焉乃至今來以文得名以文得位者  
御粟能階古人有道惟果可尚四十年來得相者  
十家而其淳誠遺直材略傑異不啻不佞也  
之風者亦惟魯公耳子家子有以存於今世



幾得位齒於卿大夫者於今復有幾其為名不時異者  
與不得位而泯沒者斯無異也孰借景哉此無他事與  
不學耳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吏劉去華親拜觀察推官  
之命而來郡中開始見之辭氣恢然舉止詳熟問求其  
所以來即其道出於賢尊相公之門下名與之語即數  
數稱足下行事不賴於貴家子言足下出即乘蹇驅蹇  
弊蓋從小僕不佩文犀諸金具帶衣惟純色常服言不  
譁妄心能別是非有信義耽學好文文之辭章卓異峻  
拔居其家相國多器之與士大夫羣進後生游衆必禮  
尚開當開之時誠欲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託進  
士崔景言之於足下開所志者願與足下為一時之友  
非求媚也直欲與足下使世稱謂嘆美以道相得耳執  
憲趙公在魏時開於今夏中自得奉於左右常言足下  
為今時之俊人偉材將特薦進於上要足下替教化惠  
邦家為天下之雄冠也開今來得復舊官留檢茶色恩  
與足下朝夕遊處各盡其所懷以其事後幼幼未嘗  
相見數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春門義井詩  
一篇見賦讀之竟日知稱誅足下者不為謬矣足下之  
文雅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真可貴也足下若處廣文  
勤勤然即至於道其不難矣名稱標位必由已立於  
年外可與景為敵耳貴家子群不能遠望標位也  
哉賢尊相公懿 洪業近年無逸其又與香公不

下是知四十年間惟足下與范兩家父子為賢後之視  
今猶今視昔也足下惟勉之開視足下成之惟速其德  
人仰望足下清塵知開言為不佞開性直好古立朝  
孤罕見其類志之大者望於足下耳所遺文謹留為  
請無賜罪讓開白

與韓洎秀才書

亡友李憲昔年嘗語辱賢兄侍御厚知以予好為文章  
數數曾相評議自予應舉歷官以來了不得與賢兄相  
識而又李憲守之不幸卒於信州治所予今年自御史  
謫官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為古文趨尚出處若與俗  
同近洪州李願行秀才自許州來相訪亦說足下及此  
足下所作送行序示余聽而觀之深足貴耳因讀孟郊  
詩言及足下有盧仝詩數十章關於十年前在京師書  
肆中見唐諸公詩一冊內有玉川生書約四十餘章與  
馬異結交詩為首篇余尋託兄開用百錢市而得之  
時鄭州宋嚴從子學文卒與兄兄相遇取而無之至  
年嚴死盧詩沒而無復返矣自後予從江南及來河  
常欲求之無能有也今李生語足下所有彷彿類予  
年市之者焉未委足下與人傳之耶人別有而小異  
嗚呼天地間古今事學必有以成也成必有以知也知  
必有以傳也世所好而用者未必為久而存也世所不  
好而棄者未必為終而泯息也皆其可推而度之矣

其善者勝耳今欲足下所有虛全詩而欲其與足下之故及虛詩之事用達於左右可否惟命

再與韓洎書

世有醫樂師夫武人匠氏百工商民衆技賈者之業皆傑異其徒者時必名推之其家之子孫往往力行父祖業不群類於聚負而言之曰某實某氏之子之孫也所學所能能繼若父若祖也雖過不達其良者亦見憤然不肖抑於人下也嗚呼是亦果有所稱哉士大夫至公由文章道德立名居世者則罕見其子孫繼其能而能復其後也不惟不如是復有敗其家者哉抑是惟彼之賤業而易能耶我徒之道大而難為耶抑是惟彼之愚且衆有耶我徒之賢而鮮得耶抑是惟彼之徒須力而後衣食子孫無守而務其生且使然耶抑是惟我之徒貴富易取子孫豐於養而墮且使然耶抑是惟我之多於彼徒而少於我徒耶足下思而觀之古之時與今之時人能遠於此乎吁事之復有甚於此者有山川土地民人田兵社稷宗廟不能類舉人地相與者斯不多言耳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龍光者幾幾與我兩家閔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三十年其誠為立身行道必大出乎人上而遠及於世間者得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足眩聖懷也其所為者下好為古及近得足下序書請之頗有足

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於今世矣足下其勤而行之無忘乃祖勿使不迨於彼之德也凡為文者皆有意於聖人之道足下觀夫子之經書後若人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矧可素而後於他乎怠其誠而廢其功乎兢兢焉實可自愧也廬全詩非余昔而得之者今馮訖納上未得相識空增衆惡聞白

與任唐徵書

辱示詩兩軸辭調頗切於古人從何而得至於是我非雄剛峻逸之材孰能造此僕將何豈報於足下也僕之中狹不容物又與衆異尚好為古文同人相遊少不合者雖造我門未始得入縱與之坐談道論義之聲至舌不發僕非愛惜其言也其人不知其言徒致僕喋喋而已明天子在上我夫子之不墜於地豈能窮餓凍死於僕耶衆不能知於僕僕又安能容於衆哉以至近日却掃窮廬人絕其跡何足下一旦自外地而至直詣門及聽足下之辭氣有異於他人也觀其言察其行如是哉不待見足下之他文以知足下亦可矣之人愛我之誠足下為多矣足下所愛也愛於我也愛於我夫子之道也我夫子之道有識者之所愛也是下識也何愛於我哉是夫子之道果在於我之身乎苟能不易今日愛我之心化於衆人使愛於我

者則顯親我之身同我之道如是見天下之人皆從於  
吾也不難矣道德仁義之所依歸禮樂刑政之本休廢  
無爭殺之虞人有信讓之風煥乎先聖人之德音覆於  
民間謂君后之無為者今近於往矣皆繫於此也是足  
下之愛我也豈小小而已足下恐不為我惜乎誠有重  
也不談日久因足下起僕今日之言幸甚幸甚其行果

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凡居文  
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西為鄰疆境相接  
去彼來此為幸為禁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  
常之三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鬪  
爭自貝州知州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益認優隆臣見  
自來臣寮犯罪貶官者小則均商羈縻大則廣交運逐  
無俸祿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惟臣獲銅墨之禁在畿  
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是陛下於臣垂  
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四者也臣近隨天兵深入賊界  
雖則部領糧艸頗亦經涉陣場見犬戎之猖狂知邊鄙  
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光采以于

戈爲用願展微効以贖前罪實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  
別承恩遇陛下驟加雨露披上烟霄授臣以舊官捨臣  
之深過未經郊裡赦宥便得叙用復資是陛下於臣垂  
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五者也臣自旬浹已來曉夕思  
念陛下於微臣卽有君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於陛下  
卽未有臣子忠孝之事一焉臣近瀆天聰乞効臣節陛  
下加臣之恩榮卽甚非次微臣事主之志願卽並未伸  
臣忝是人豈無感媿况臣好學古人行事又荷陛下聖  
知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處令臣若散雷差  
使在臣見頭是尋常不能展臣薄材不能竭臣死節且  
四海之內萬物皆靈惟有幽州未歸匈奴未滅伏望陛  
下於河北屯兵之地邊上禦寇之方賜臣步騎數千令  
臣統帥行伍必能爲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堅追窮寇  
於深邊靜群胡於絕域况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  
武夫粗識機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得報君父  
仁慈之恩縱使身沒於戰場亦得名垂於史策臣之願  
也惟陛下察焉臣開頭首頓首

在滁州上陳情表

臣聞言伏以郊天大赦布陛下至仁之恩率土咸歡荷  
陛下無爲之化凡居動植之類盡承雨露之私臣聞誠  
歡誠忭頓首頓首臣於淳化二年爲先知全州日招喚  
劉粟萬延一行峒峒公事決送軍人吳忠等上京在

史臺加禁臣一百二十日勘責招罪勒停臣見任崇儀  
使追奪臣前任殿中侍御史一任文書至淳化三年三  
月特蒙聖慈叙用授臣復州團練副使至四月又蒙移  
授臣滁州團練副使臣學周公孔子之道事唐堯虞舜  
之君孤立無依薄命多難但知忠直不解防隄致煩宸  
聰遂冒朝典進寸退尺費陛下提拔之恩成是敗非感  
陛下矜容之賜獨陛下與臣為主不似他人惟陛下知  
臣之心不作私罪無毫髮之贓污愛屏除其姦訛况于  
蠻夷並繫軍寨連群結黨蠹物害民本期去彼之根源  
不謂陷臣於坑穽鬱鬱推出林之秀錚錚變繞指之柔  
一千載逢陛下聖明二十年蒙陛下養育今來退黜受  
盡恓遲得請受則雖有其名賣折色則並無其價惟將  
乞勺以度朝昏鬚鬢雪染以渾多賚肉星散而都盡陛  
下如乾坤之高厚豈不能容微臣之身陛下若日月之  
貞明豈不能照微臣之意雷雨今逢於作解草木咸慶  
於惟新仰君親不報之仁蘇蠅蟻禹生之命東風應候  
揭雞竿而和煦先春北闕如歸拜龍顏而歡呼不日伏  
望皇帝陛下念臣已蒙叙用又經量移頗困閑官久居  
外地特迴睿睠曲軫聖慈捨臣已往之非賜臣牽復之  
命臣願銘肌鏤骨守法奉公臨深履薄以為憂慎終如  
始而知誠規行矩步不令其厥足用傷隨波逐流永保  
其上善若水臣開無任仰天荷聖候恩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陳露以聞臣開誠歡誠忤頌首頌首謹言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

知和州上陳情表

臣開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聖恩與臣昇朝官從駕  
平晉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熙四年蒙聖恩與臣請司判  
今亦已八年相次八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為臣肯言獨  
陛下與臣為主臣開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千載逢聖  
明之代一生同蹇蹇之人不得在霸府隨龍不得在御  
前及第徒為散冗塵抱忠貞曾學文章愛楊雄五刑之  
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機鈴與臣同時者大半  
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臣薄命止及常人豈不  
免於貧窮身不免於困滯今來老大漸更衰頹父母老



妻死不辨於遷葬兄姪弟妹生長見於賸難又無處得  
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道埋沒外任憂畏多言臣事  
下乃君乃親臣仰陛下如天如地乞迴唐昧抽歸神宗  
換臣一給諫卿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任必能助  
下行非常之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丕基從陛下  
東封泰山從陛下北掃胡虜致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  
順調苟歷試以無間請對衆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陛  
下之真淳百辟千官少有微臣之愚直卜際會於今日  
望照臨於此心東望闕廷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上言時政表

臣開言以微臣至愚至賤之人遇陛下至聖至明之主  
時蒙重委差知代州內省遠逢深懷驚懼近於便殿得  
對宸聰承陛下委諭之言認陛下矚注之意蓋陛下未  
識臣面是陛下已知臣心日月垂照臨之私獎蓋展補  
報之効臣今發赴本職去便累年陛下方積在國未嘗  
爭觀聖政臣有卑見上噴聖慈若有可採之善望陛下  
少以為是若其無所裨益乞陛下恕臣罪尤備身之誠  
死罪死罪臣以宋有天下今四十年太祖太宗精求  
理陛下紹膺天寶為君知難若守舊規斯亦重若故  
新法乃顯神機陛下不可不作臣以益新法者  
選賢者以鎮之賢者望重於威權亦自然之理  
庶臣樂群然自轉俸擬責免紫雲殿所請

又以西鄙今雖歸明往去未可必保勢有相逼者  
陸忽被奔衝陛下須得法能平陛下須得人能禦  
丹比議為患尤深何者契丹則家國久成君臣定  
蕃漢之有分我邊鄙以甚牢縱萌南顧之心彼亦  
思慮伊積恨未泯貪心難悛其下猖狂詭謀無  
隅未必知足行姑息未便感恩望格下常先脩之  
別為深計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  
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忿仍乞陛下多命人使  
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  
侵掩於伊必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之意  
臣又以聖朝兵甲雖即衆多未及太祖之時人人  
經慣勇銳謀臣猛將况甚相懸今師徒似未開  
紀律所以昔年北鄙屢遭侵擾之虞近歲西邊不  
聞勝捷之事商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功未彰願陛下  
訓練如太祖之時禁戢如太祖之日揀選未  
須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多少盡誅獲  
功者虛實無濫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屯戍專  
征申命今而必固每萬機聽斷之暇於雙闕深  
展之中望陛下臨殿廷賡召貌虎使其擊刺馳  
驟以彰神武英威定其奸豪震懾區宇臣又以  
樞密宰相陛下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以至  
當銓揔案屬評品職官內而司外即分治四海  
近年新制至公全棄京官制官審官差遣供奉職直又立三班生張如

如十羊九牧刑部不全詳斷取舍創立審刑臺  
亦同散地大臣不為必信小臣乃謂三公若大臣不  
即以罷免豈可失任翻以備員至如銀臺一司舊屬  
院近年改制職掌至多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舊公  
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乞陛下停廢審刑臺官三  
差遣等院應朝臣京官及供奉官已下並歸中書密院  
宣徽院管勾差遣其銀臺司亦令密院依舊密管審刑  
院公事亦乞歸刑部施行如此則去繁細之徒省頭目  
之處臣又以開封府尹京邑大都萬方奔會之衆悉令  
軌則之地仍舊貫選委親賢及皇族公主盡以成長既  
本枝而繁茂但優逸以端居宜以外郡立蕃各令出守  
作牧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人有分封共理  
之長有磐石維城之固凡主海內郡府並是宋家子孫  
同宗周之強如炎漢之盛臣又以天下州縣甚有關官  
有處即冗長至多闕處即歲年無補臣欲乞將天下  
千戶已上縣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縣選京官知千戶  
其主簿一員令縣尉兼主簿公事其通判知縣兼  
檢監臨勾當使臣等並乞酌量清減免廢費於  
均濟於職官慢公與急公者顯明有補無補者  
臣又以人情貪競時態輕浮舉骨肉而至  
即變八紘至大九品至多同事同官不利  
全無其相救司關陳便有於相危惟

仁義之道臣欲陛下明頒告諭奉使改更庶幾  
化源永和平於政本比屋成可封之俗群官覺君子之  
風助聖德於無疆扇仁風於有截臣又以太祖神武  
帝太宗聖文之君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  
不知臣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便斷舍行  
行愛惜忠臣直臣體認奸言奸黨守清淨之道叶華  
之心與堯舜比肩共乾坤合德臣又叨末位漸老明時  
昔日荷太祖太宗見知今日蒙聖主聖恩任用詞狂  
拙甘俟誅鋤干冒冕旒臣不勝戰汗急切之至

乞駕幸表

臣聞言憂國如家思危致命乃古人之語是微臣之  
况忝文行忠信之名而處官爵衣食之貴偷安竊祿端  
坐旁觀惟臣耻之非臣願也當勝負之數決者法難  
輒言罔避朝章望聖覽臣聞頗素頓首无算庶幾  
去年蒙差知代州今夏就差知忻州每見北界數來  
言契丹排比入界次第甚大亦未敢決然信之使  
月以來河北邊上醜虜屯結甚衆窺形勢甚危臣  
來度其奸謀必未輕退深慮至十一月之內必  
併以賊騎奔衝何者當深冬嚴凝之時  
就寒也善賊自北而南連寨就溫地況  
散在鎮北定邊已近百日飲食糈粟未  
村野久居於外也宋襄稱福不厚

賊慮在深冬王師困于深冬也胡自來塞中者無不  
賊數勝於邊止從近年不秋南顧今其來也其事未  
審賊居北歲在亥子以南抗北是抵太歲此善賊所  
來者一也自雍熙端拱年到今十年也其害賊者  
掠得資財產貨費用將盡也令來犯邊者二也來又  
下登位到今三載北鄙無事未嘗相侵此善賊所  
是與陛下決勝負雌雄於一舉也此其來者三也然  
愚見陛下紹太祖太宗丕基有四海九州之廣定天下  
安危固大宋基業亦在此一舉也若陛下今日能却此  
却此胡虜即四夷八蠻自此之後畏伏陛下聖神積  
臣妾納職闕廷豈惟齊教之內奸究之徒蘇二三  
陛下今日稍致胡騎侵凌王師退却邊鄙適其衝突城  
寨小有破亡即臣未見其人也今日之事陛下豈可  
之哉臣近聞自京師至鎮州脩葺行宮迎候聖駕臣  
聞之忻躍無已陛下若行此事真英雄天子也臣亦  
死乞陛下郊裡之後慶嘗繞行三兩日內使下御札  
取五七日間聖駕速起徑至鎮州躬御虎殿親臨  
示醜武以神武授群帥以聖謀望陛下勿聽  
勿生遲疑之慮臣直以近代及聖朝事比而言之  
下行之果決周世宗即位之初射是未善  
亂世宗親征大戰高平謀戮懦將中原自此  
淮南關南及太祖受命之義李筠

歸附諸侯坐看興亡太祖親率大將出塞擒獲  
越取潯州迎戈維揚重進授首後乃取潯澤如後  
邛蜀若摧枯朽劉銀於海南之濱李煜進金陵城  
王款伏錢俶來朝洎至太宗與至四載直臨香  
繼元行幸漁陽迴歸風聞並是初臨大寶號於  
動若雷行出命如天降况陛下承太祖太宗休  
祖太宗聖明甲馬萬倍於世宗臣願一心於昭  
山積玉帛雲屯日月御治明天地肅穆殊尚若  
成林內則元老賢相弼諧外則深溝高壘統  
年之外撫御六合之中動止無違此等實野  
之處大駕如起皇威並彰將率軍氣於遠  
謀於沙漠疑臣之望此明効焉而又臣所切者以  
見在定州界止若聖駕起過河北善賊捕獲即  
謂陛下纔起親征昇舟便乃逃遁此乃陸  
如天如神也若陛下聖駕起過河北善賊未  
師聞聖駕北行人心勇銳殺退善賊亦宜謂  
明親征所以能殺賊善賊此又光彰陛下聖  
天如神甚也即善賊退與未退是陛下聖  
臣又以今未款附者西部也若今聖駕起過  
若聞之亦謂陛下英武能殺善賊也自應  
抗陛下如天如神者乎是陛下聖駕起過  
陛下英武也以聖恩之厚陛下聖駕起過

所不是乎如或聖駕必起歸京城之內也  
留守之交廣西州津泉極遠之地  
塞馬如此則陛下無憂無慮而寧也  
臣望聖慈相臣歸關乞隨聖駕仍令陛下  
士三五千入騎前驅必獲勝捷臣請  
啓竭萬羌拜贊君父罪免疏臣深  
之至謹恭賀封表以聞

### 奉事宜表

臣某言事大勃靜須審乎天物大威乘  
明明所主有程萬靈率章所立有常  
信違之益遠其各順之慶與真  
所聞情不敢隱思欲披露以替聖明  
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於太平興國四年任宋州  
駕在鎮州抽臣赴行關是歲三月二  
南旅店中遇番人程再榮自鎮州回  
再榮言太祖水浸河東年再榮往河  
東主命再榮問道馳入梁丹求救英  
徽使王白善術數四月十三日房  
於家園亭中食再榮告之曰南朝今  
英國危感不保存亡王自曰子無  
月廿七日必回乘春五月十九日  
此既必更從復如何臣曰臣不敢

矣王白曰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也然晉破而契丹亦衰也  
原飲馬黃河而返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復強矣  
此滅不同往古時滅必無餘種矣再宋神宗皇帝  
州後歸於太祖以言忤太祖意遂充宰相  
為亳州鎮將也王白者冀州人年僅七十有言事  
數之十年也晉必破矣臣聞至行關授晉書火火從  
宗四月抵晉壘五月六日繼元歸命太宗即焚其  
晉果掃地矣太宗征瀋陽旋兵雍熙丙戌年會曹彬  
燕不利是年冬虜報殺王師敗績於河間虜乘勝  
春破德州抵黎濟寨留於黃河而還晉又以契丹  
話王白之言開寶二年五月十七日太祖不地并  
回一有驗也復言河東後十年必破至太平興國四年  
五月果十周年晉壘平而壞之是掃地矣三有驗也  
又云契丹再去一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當雍熙丁  
年春虜破德州抵於黃河是三有驗也又云晉滅二十  
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者臣以太宗平晉年歲推  
知今歲至己亥二十一年也此亦其言與夫其言  
犯華其理皆逆非天助也夫凡興為國者必先  
之除害不可以害人養以防亂不可以亂其  
孰而玩之猶為不善况契丹乎且其言  
夫之道以察得失則斯言  
當之今歲九月宋虜未除則



上著明歷下契丹先舉送使其使時猶大言其  
保州定州城寨相望至師深刺其寨至多濶  
阨要害所入既隘所出必難隨軍糧食已  
無失獲退無善歸所謂失之於地者也  
女主身政脞獄孟道使聞知韓沈弟沈  
從近歲不道益多賄武窮兵提都成  
其徒南伐高麗不勝其獎將新集之衆  
勁悍之渠魁無雄傑之將佐所來楊  
登位以來皆遵法式上下鮮離歲聽  
蜀外絕陸梁之革內除奸匪之臣由海  
謹戢疆吏不使侵漁諒陰三年克終  
塞門而納欵望帝闕以歸心豈可擅  
深掠生聚大肆奔衝所謂失之於人者  
丹有三失之尤陛下有三得之美臣所  
程再禁稱王白所言河東破二十年後  
滅絕者此其始而萌之也夫有強必  
惟彼北戎於我中國處陰陽之定位居  
弱即我強我衰即彼盛當唐室之季末  
阿保機借位稱尊竊延殺亡命作相  
城據北土以為雄章中原進步故  
遠至今時將及百載豈有長興之  
垂德義之稱惟昔秦晉之志

元凶不及乃根恭惟陛下實遠前美遠後務與之  
彼表我威之日今來凌轡請莫以漢起群心並事  
於明威陰謹難逃於傾覆福既盈而惡既實莫復  
親須離內難作即策救與大兵臨即解黨散獲無  
土收雲朔之城碎木葉之山平摘星之嶺破精關  
進渡灤河以長驅赫穹廬氣暮於窮荒騎孺子被  
絕漢雪前世之耻成明代之功而臣願陛下先食  
至明至察去不急之務省無用之方飾靡色以  
道德而為意子惠以育萬物照燭以周八紘無以  
為珍但以穀帛為寶凝聖慮上通於天意廣聖澤  
於民情念逸樂恐生憂危思艱難莫兩善誠恐  
諂勿徇依違之言勿近諂諛之人勿害中正之士  
似是非者須辨有始無終者莫容選賢任能訓  
兵練將文韓彭孫吳之輩訪蕭曹房杜之流直言  
極諫者與權位高官多謀有智者與清資近位  
能操執者必加委信見的確者必為施行衆憎  
嫌者慮是聰明之材衆被引者慮是佞媚之子  
屏怯懦迴邪之黨舉沉滯厄塞之賢及不錫  
利者精脩戰駢不勁健者慎選為貴清慎勤  
農桑驅輕除浮教尚淳樸紹太祖之神武繼  
文高拱紫宸永煥青史如此則養賢養民何足  
爾腥羶豈能為志臣無諂博之議無定遠之  
森禁絕語高仲看與丹國之機

觀其序陳周遊在博習于毛說而不厭其說者  
之至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皮子文藝序

請皮子文其目曰藝凡藝者澤也又曰淵藝也以其  
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名有藝馬魯大野晉大陸宋  
陽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陽燕昭余鄭國周  
焦獲皆為藝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楚吳  
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不同各名以異之馬魯大野地  
予謂皮子之名藝也疑為以其文之來作之藝也文  
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之不同  
藝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藝亦若魯晉秦宋楚  
齊燕鄭周之類雖異而總一天地也

曰文藝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天無所存就進書而讀之  
見其藝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藝首陽為碑之藝序  
為銘之藝易商君傳為譜之藝周呂相趙為詩之藝  
母為頌之藝心為箴之藝移成均博士為書之藝三  
為詩之藝藝之於文不可盡舉約其名幾尤者例而  
之也大野之下國之藝焉霍山之下文之藝焉孰謂  
子文藝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  
也傳者得以取其義焉

五峰集序

讀夫子文章恨詩書禮樂下至經遭秦焚毀各有亡逸  
到今求一字語要加於存者無復可有况其畫得之子  
又念漢獲壁間科斗書以編簡斷裂裂巫蠱事起不能  
比類尋究深為痛惜聖人後其言無得而更聞譬猶登  
邱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畫亦何能知游秦止隴寧  
京邑之壯觀哉至於他美餘珍半存半失心目有愛  
自無思淳化二年春開自桂州詔歸京師過王次聖  
交州使還於衡山廖畫家次聖寥之出也廖世善於  
於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永州刺史子房十八人  
七言詩疑善五湖詩立語皆奇後後入其門者  
其詩得聞於朝國值馬之子不嗣兵興國亂多  
開因宋聖求圖書於畫得獲聞僅有為善人  
為五峰集因丹畫批澤後余觀之為驚可

胸意間事近世無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無微也無遺也  
乎君子矣若國詩可令人痛其遺逸哉擬之經雖不傳  
然觀其存而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念也冠以少者於心  
也因之得以反於夫子也意時無賢將為辭以共嘆  
有賢其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喪其事業圖畫則也  
仕馬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畫之下學其業諸  
十人以是廖之族足為詩家流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生之  
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謂先生之文自歸乎  
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耳  
呼先生之時文章盛於古矣猶有言也以過於先生况  
下先生之後至於今乎是謂世不知於先生者也夫  
之於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  
在春秋則約史而脩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  
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紀其言焉亦非夫子自傳也  
聖人不以好廣於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其  
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紛然  
說皆可先於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專於夫子  
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其時也  
在於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於先生聖人之道  
幾缺其道猶修先生於時作文章規規

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於孟孫與楊子雲者  
先生之於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棄之  
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於亂者也是與章句老徒一  
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楊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於時  
聖人之言於及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賦  
於世者也與尚書之疏令春秋之褒貶夫易之通變  
之風賦禮樂之沿革經之教授語之訓導助於先生  
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於聖人之道  
於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始為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  
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  
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於先生  
豈謂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有君子有求乎曰有於身不可也於道可也曰求於  
於求用乎曰未達則益達則用譬乎造舟於陸完矣時  
濟於川矣闕矣將給請材以脩矣曰有是乎君子求之  
哉堯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求之教  
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之求也時  
用之固求也曰吾聞舜與十六相不曰有求乎何曰求  
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孔子旅於七日  
無道也曰君子於物貴惡此曰彼善也曰貴玉而  
石王者採之以脩乎玉璧璣不取之也如若玉者

求乎曰慧錯以成其器沽而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  
以德工以利時哉時哉逆順皆然也君子不謀則以  
求則以身道以由於身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  
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曰吾聞夫滅子欲之違  
求乎曰求也曰求於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  
行而不隱乎用之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然亦有  
趣也異成也同及得之一也且遠過於晉晉敵也情  
以怙兇遠順以習非遠以禦與衝晉以防其討其申  
害曰及民命滅子於遠守也將勸義以使革其心將  
信以使斷其好道欲化於遠而來於晉德乃施請身  
聞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滅子之  
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刑政馳馬則戎狄蠻夷盛而交侵於中國矣  
聖人既歿禮樂喪焉則楊墨老佛盛而交亂於大道矣  
子見治於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蠻夷是能侵之  
乎烏乎大道獨不明乎聖人沒也久矣禮樂喪也亦大  
矣為人者或楊墨或老或佛交亂而滿天下大道猶  
道也楊墨老佛猶戎狄蠻夷也國治而道不明楊墨  
佛因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哉於數君之言知吾者矣  
耶能力於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吾  
有是也予之言於吾亦曰有是也吾不自知也

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又何若於數君也  
謂吾復於聖人之道則楊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  
復於道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吾為子當之力於夫  
道焉然子聞兵陣乎能有勇果輔之則戰於勝無善備  
戰也斯有勇焉先將舉其力而覽其楊墨老佛子與諸  
君苟念其患我之言而輔於吾復於聖人之道也而後  
必矣子徃見諸君為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談古道各各不  
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於人未知於己其何如也嗚呼  
口是而心非之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於眾  
者蓋真好於韓文者也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常思  
生之言無患其道不行於人文不顯於時矣生從何而  
得於吾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吾之相若也一日忽見  
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容之者乎君子坦  
然於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固在合古聖人之心  
不以世之浮沉移於德而已矣過其類者自然感而相  
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道同者果知之矣天下至  
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  
生未識吾時生果以類生者望於吾乎務於德而動  
之累累出於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  
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



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元安知其生與善也  
不為不善者所資之耶夫脫然與眾之異是固有成也  
縱於今而不得之必於後也在矣生無戚戚而自憂之  
可也道乎懸於天而不可期命乎懸於時而不可知能  
期之與知者在於吾之所期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能  
其餘者乎孛生勉矣哉無以世為厚而已為薄終為徒  
也

送程說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聲隨已出以舒其  
悲怨善懼之心聽之者知其能然於以察夫民之情國  
之政矣今之人即異於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之者非  
能舒夫心以出乎聲也蓋能習乎古之遺聲也其或真  
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廢之者乎或不  
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鼓之也見而來觀者  
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而復能知者固加  
少矣是以習於是者日怠其功好於此者時微其學甚  
至乎癡削矣况能感誠以變其聲作音以述其志者哉  
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焉終乃傷乎已之美若其  
不知之也或有夫觀而能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能  
者進於其能人曰吾請子以師焉朝乃以傳之其所以  
傳之至夫善紀而不遺效問而不休即能者其學也  
如已也復不為之盡焉噫是亦水之偷薄者乎

賤彼之所作也致夫今不造古亂斯由也高乎善其  
有能善聽者於世也已尚責之若莫可得也能舉而  
進習忍不為之竭已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實務好而  
鄙正之為矣子學之於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  
而有如也斯務求以習馬程子良於此者也予得請之  
今行將告別子敢言之以慮後有進於子者慎無如我  
譏之說者也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高銑下第序

命之短長懸於天道之屈伸繫乎時德之尊卑由乎已  
名之善惡存乎人所謂懸乎天者壽與夭也知其命而  
可自信矣所謂繫乎時者用與捨也專其道而可自任  
矣所謂由乎已者吉與凶也務其德而可自擇矣所謂  
存乎人者毀與譽也慎其名而可自混矣自信而不  
自任而不廢自擇而不急自混而不固者聖人之徒也  
不惑則樂天不廢則隨時不急則動已不固則順人  
樂乎天則無憂能隨乎時則無志能動乎已則無  
順乎人則無遇樂天者以仁隨時者以智動已者以

順人者以禮仁以齊之能存之者豈有虞於命哉是也  
無憂也智以經之能經之者豈有害於道哉是曰無  
也信以誠之能誠之者豈有疑於德哉是曰無闕也  
以待之能待之者豈有損於名哉是曰無過也若  
高生者脩於四者也柳子聞之曰高生能以仁樂乎天  
命之短長也信其壽天曰子何憂子曰固何憂矣子必  
壽矣又曰高生能以智隨乎時道之屈伸也任其用捨  
曰子何患子曰固何患矣子將用矣又曰高生能以信  
勤乎已德之尊卑也擇其吉凶曰子何闕子曰固何闕  
矣子本吉矣又曰高生能以禮順乎人名之善惡也泥  
其毀譽曰子何過子曰固何過矣子難毀矣天若不  
子則子喪而吾亦喪矣時若不用子則子阨而吾亦阨  
矣由子已者內求其實也自我而專之也存乎外  
者其幸也自我而取之也若今有司枉子者命道德名  
之末耳虞子之心不在於是是亦不足極之也勉乎  
高生天下囂囂其誰知子微我則無此言以告君子

### 送姜涉序

古有不得位而憂於國者聞其名焉今有不得位而  
於國者見其人焉姜侯詔賢良而未用不得位者也  
汾晉而陳謀憂於國者也野服而干政升文而討其  
子謂姜侯君子也凡國有大事而預謀濟卿大夫之  
也卿大夫賢於邑而忠於君愛於民而善於國者也

能之者有與不能之者亦有矣能之者皆其能修其身  
獨賢於已或獨忠於君或獨愛於民或獨善於我由是  
之為大勲也而復繼以重位以崇之策以盛焉故棄  
卿大夫所宜任而有之者尚以貴之況不得其位而能  
之者乎不得其位而能之者難矣况不得其位而能  
者乎姜侯進無懼色退無怨言豈不謂賢於已乎直言  
非訐極諫非諛豈不謂忠於君乎求施於政將盡於職  
豈不謂愛於民乎臨敵以謀畫奇以變豈不謂善於戰  
乎是姜侯不得位而能之也脩於卿大夫衆異於卿大  
夫矣卿大夫得位而居任獨能而不脩尚以酬而脩之  
貴而推之况姜侯不得位而脩之也未知國家用所以  
賞其人矣是姜侯不患負於國家惟國家患報於姜侯  
也何如哉

贈趙直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水  
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謂我能知其音將  
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  
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  
子之琴有似於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  
為用心者不能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者  
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於今矣老  
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於東鄰

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於他人乎始自求於人今知己之為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責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棄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能反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於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於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子亦嗚嗚而不禁矣

送高應昌序

天下有道則吾子出乎世故名曰應昌得乎名而已矣其文近於古雖不能全倡於我求之於今亦不易得也已酉自京而來以道德文章期於我與其進也我豈異哉至壬辰 八月留我之家問其居曰四海間旅矣問其先曰死於兵矣問其家曰盡於兵矣因泣下曰子之先儒為業始子生八歲會寇叛周天子伐之盡血其民與其帥不與其帥者無擇焉予以幼得遁而免後游於洛知有文章遂走天下求其人以學之近歲得其季子言於江淮間亦命儒其身今幸文稱譽眾人之口將試於有司矣子因憫而謂曰天使茲儒明其道也哉

人存焉子不死於寇之兵是子之命也幼孤其身其  
從師以儒其業是子之行也得其季字之若已足子之  
孝也出逢文明代是子之時也嗚呼有如是將見子貴  
且富矣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實我之徒也子告  
行於我故作序以送子

### 送任唐徵序

不苟於利者為儒之良也自古多以禮貌飾詐中心奸  
欺富貪於身而忘其道也孰能耻之任生貧不患於世  
曰吾患於道也道苟貧不獨我身之困矣將天地之  
民亦困矣歷於魏魏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生將行  
皆出金帛用資於生之囊間予自旁而笑曰愚不肖以  
財為重異乎吾之所重也囂囂徒多贈夫粟帛而已予  
豈例其尤而使復累於生之心乎予有異世之寶舉  
下之人莫能得之用贈於生之行矣夫天下所依之寶  
曰道天下所歸之寶曰德天下所愛之寶曰仁天下所  
利之寶曰義義以制之仁以居之德以尊之道以守之  
生苟於吾四寶之中能取其一用富於身則生之名  
德萬代之下亦無其貧矣安惟濟一肴一菑之費乎  
其為我愛之無致他人之來盜其寶也則生之行也  
有於貧乎

### 送仲甫序

仲甫請於子曰今將仕焉求之得乎

今之仕者不及古之仕者仕之實難也借於人而不  
於已故自視不能信其行自聽不能信其聲以至乎人  
之耳目也任其所以烏乎行脩而借視得其言聲大而  
借聽得其聲也奈何乎夫盲者不能自別於形聲者不  
能自審於響必藉人而始知夫汝將進於時若借於人  
而視其行借於人而聽其聲得乎盲之與聾也則人之  
視聽者非在盲於目而聾於耳盲與聾在於心也心苟  
不能分汝行之善惡目雖視而不若其盲乎是目雖不  
盲而心使之盲也心苟不能察汝聲之遠近耳雖聞而  
不若其聾乎是耳雖不聾而心使之聾也汝苟借借其  
盲視汝之行也必在更於人而視之矣豈能專謂汝之  
行脩乎汝苟借得其聲聽汝之聲也亦在更於人而聽  
之矣豈能專謂汝之聲大乎心盲者甚於目之盲心聾  
者甚於耳之聾矣汝是干於時得不難也若借視於人  
而求其明借聽於人而求其聰如此則彼人者借視未  
能明於心見其已之行脩也自聽未能聰於心聞其  
之聲大也又安能視汝之行也明於見而誠其修乎聽  
汝之聲也聰於聞而知其大乎世之明於視而聰於聽  
者鮮矣縱能明於視而聰於聽則姑自視其修而自聽  
其大矣豈暇視汝之行而聽汝之聲也宜乎今之仕  
者不及於古之仕者汝欲仕乎試往觀焉

言之可否矣

送高銑赴舉序

柳子自謂得聖人之道好聞人勤其心而專其學者其  
其進而安其至者嘗曰時之將幸也吾道行之時之不  
幸也吾道去之在於天耶在於人耶若果在於天豈不  
好時之長幸耶如不好天其否而已矣吾將謂不在於  
天而在於人也苟君天下者有德也行吾道者用之矣  
君天下者無德也則我先師夫子昔生周末也何嘗敢  
用之哉由將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宋因於  
周禮取文武之道則而行之九年萬方畢來歸我太平  
會八月柳子病起東郊來入於魏得其人言宋之同姓  
大夫逢掌文衡也柳子知大夫之為人公且直也天子  
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銑求試於京尹矣柳子喜而頌  
曰熙熙乎煌煌乎道也將行乎吾也將出乎時也將幸  
乎子莖叔達季雅從語三子曰余為天下樂得其良有  
司也賢者進而不賢者退矣二三子汝知之乎渤海高  
生斯其賢者歟上以得其人下以得其時吾將與汝水  
歌而同歸吾之東郊可無辭乎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國練使副金紫光祿大夫河  
東縣開國男柳開謹以庶幾清酌之儀致祭於太師滕  
國公之靈太祖神武開闢區宇吞西蜀土公之先王納  
款歸疆以觀以亡公魁衆嗣彼居宅貳來偕奉侍乙丑  
直歲邦云珍瘁於今一世南越濱海限嶺作界劉亦旋  
敗金陵跨江地廣物苑摧城始降帝聖統紀興國紀年  
晉壘以顛華往失道莽然如草分拆專號荆澤枕關  
據且臣不討已賓四征盡來上恤而哀仁馬玉哉三  
有子莫踵公趾或卑而雅公初扁京虎節荒茲

行泰山崇崇天子命公爰鎮於東甘陵十載遺政如春  
吏民攸賴去臨中山塞堞闕胡馬北還退假遊垣河  
流若奔滑臺乃躡日出日處有仲有屈寧滯乎物漏稊  
中夜箕哆南舍翰飛斯化惟涕之泉因流即川驚波漲  
天永陽地僻福淺荒斥公蒞養疾適推高堂縞衣成行  
茅復新喪悠悠難憑人生可憎公斯又堯悲今念古宛  
如塵聚風來即去諱然言笑倏矣何存事寧可論以昇  
即趨以降即驅獨異諸 開之在謹公視眷：憫予無  
慘忽然而殂零然而孤如飢失哺惟禮有制急之為索  
頽光日逝爰不能留哀不能收公其惟休酒馬在卮心  
馬在辭公知不知嗚呼尚饗

內供奉傳真太師元藹自寫真讚 并序

藹公來自蜀以寫真事求見上上愛之自上而下王  
公卿大夫士聞於時者皆寫之上命曰若能自寫乎  
曰能既成觀曰善柳開見之為作讚云  
他人寫真能寫他人藹公自寫如他人也疑勝隱默  
無差忒至藝天與邁古超今立名宋朝萬世之標

真讚 并序

淳化四年開為藹師自寫真與作讚藹為開自作讚  
與寫真讚曰

仰匪高俯寧厚謙寡偶志難就東西師漢畫友畫  
非妍陋聖如知慶無咎

五箴 并序

柳子志近於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欲明其道  
人皆忽焉作晦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  
失作思箴柳子言居者以居於世也病子人有同其  
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即與居之異者即與去之作居  
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使人目而見之輕而習之  
卒成小人也君子之棄耳作淺箴柳子好直人有過  
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於善衆不克從反  
為狂野懼以直得辱作直箴其大意復言於後序

晦箴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惟晦惟明與世  
盈明不可苟晦不可捨苟之則妄作乎中捨之則患生  
其下故聖人有云用行舍藏者惟我與汝也

思箴

動靜以順思而為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庶  
事咸欽出之與處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於誤穢思  
於密所發不失行思於修惟汝之休道思於謹惟德之  
鄰思執其志思端吾容思而思久君子之風

居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去之後  
相賊害雖與父兄亦偽其情能人其面能欺其心汝  
是也我愧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淺箴

山之淺松栢不茂馬水之淺蛟龍不生馬世之淺忠直不輔馬人之淺道德不存馬淺之若是我所以棄之

直箴

夫子有言直近於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昏佞是非歸真直而不剛汝奚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為狂警言成市嫁患其良於乎小人予心甚傷得直而直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又辱為直之義我有厥理

後序

知機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於己其為愚不肖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機見於未兆患室於未兆終百歲而考天命也胡云哉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於畛域之中雖未列軒楹之間亦與世畫尚也身遠於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莫從也病阨於鄉之中鄉之無貴賤耄老童稚之輩咸鄙劣小之為之歸於他邑又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養世無孔子之徒吾何坦然安於是哉曰慮禍傾於身遠反而求之得五箴以自歸焉

袁姬哀辭 并序

袁姬良家子父母成都人開始知寧遠軍在關下得姬於其兄從余來全州桂州生二子一女一男一失之淳化元年年二十秋八月八日夜疾卒

後堂念其遠京師四千里作哀辭一章刻石置於林

州

彼美表姬兮柔芳懿懿瑤沈葬瘁兮追惟弗洎陰質斯  
早兮資陽望貴壽康攸遂兮天愆所利北塞南荒兮借  
行萬里寧期不修兮溘然而逝奔服勤劬兮喪爾母子  
恫毒吾懷兮摧傷骨髓高旻孔仁兮皇適予委明知有  
生兮亦必有死無如奈何兮情思罔已倭馬胡徃兮昔  
容莫寄餘玩遺香兮忍孰為視桂山嶄嶄兮翠嶺若指  
曷能可忘兮我心於此西流之日兮東流之水瞬息一  
去兮終天遠矣

贈夢英詩并序

過潭州見亭高竒益不佞今時所有非常僧也從子  
徵譔辭以為好譔亦詩也故作一章七言二十五句  
以贈之

晝光夜魄陰陽祖五緯天立五行文萬靈蕃昌根此樹  
剛柔各闕清濁聚形類紛然填下土精英間見群宰侶  
雄劇惟神時可立功格無光明競視捨羊犬猪用彪虎  
氣包茫昧廓區宇剃髮披緇心有取蛇免羈跼脫藩去  
身投西佛學東魯塵視諸徒颯遠舉狂吟醉飽賦今古  
公室侯庭迎走戶如板喬柯腰俯倭搜經挾話將先預  
聲號大荒鏗簾篋筆誦斯冰早爾汝戟枝曳陣孰禦  
二十游秦老還楚蛟蟠枯泓驥追鼠傳丹湘清音與

歸返終南恨睽阻

諷虞嬭詩并序

湘水導全州城下北走州之境又獨能產筠竹成絃  
古書今俗通謂舜二妃溺於沅湘揮淚為竹斑者在  
此也復東南望九凝山纔可數百里州岨佛寺傍有  
妃廟目諷妃事作七言十九句詩一章刻石留於妃  
廟中

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罔極恩亭育過密無聞血盈目  
南巡胡為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淑沅湘兩岸煙葦覆  
疑紋叠斑殷郁郁猿綠題兮鉤輶宿朋悽助惋聲幾哭  
賸疑下瓦禹堙漕功克民戴荷百祿重暉並耀難傳載  
元居不寧逝如逐悲啼負寃生莫卜卒顛沉瀾遠昌族  
謳訟肇私歸永福柔陰恻刻谷深遠前睇九山排轟轟  
到今雲顏愁可掬

贈諸進士詩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於許州抵京師見諸  
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又丁謂到  
京見陳訪好尚同韓洎館中諸仙即綸閣賢三字翰林  
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騰走大名湖轟天邑沸怒浪波  
始濟駿蹄御良鬻綠險徑狹 餓腸勞填味我何為  
歡名身苦將悴北塞絕戎勳南荒政違壘焦然

口衆食增累雖 餘十華業學英能器髮白壯心衰不  
覺老之至踣縮步九衢羞畏同腐婢仰瞻爾數子吾道  
終焉寄無為忽於予斯文幸專維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誌

銘并序

至道元年秋上以開屢奏去曹即邢賜便葬於先人也  
抵魏會永濟簿閩至出先君乾德初上丞相書疏云同  
光年其始任湯陰簿天成帝起鄴由相趨洛兵寇如草  
破蜀誅帥下兢奔亂供迎收安獨先而完飛章聞帝賜  
緋衣銀魚相言例無簿得緋帝曰例君不能為之惟相  
為之耶若君亦為之朕賜柳主簿緋豈不為例耶遂  
尉有緋必命此始後歷南樂簿長興歲為和順令善  
尹并州欲某留幕中察石志異秩滿潛歸除

衡州錄事參軍蒞臨洛南冠氏顯德間授南樂建隆中  
得元城皆令也書考二十絕有纖失事十帝四十年非  
不愛公王將相名位徒見以亂易亂若覆杯水不如田  
家樹一本疎木尚得庇身廕族積久存也看省曹尚書  
侍郎索貸助給就佛屋為寄館諸賢輩豈足道哉所以  
匿跡邑宰今朝廷紀極似張得奉聖君圓壇類帝必見  
恢息疆宇求一通籍官終其老也閏來歲子月葬納此  
言先君壙間開泣曰汝知先君十歲時後唐莊宗與梁  
爭曰來何上捧帝硯筆出入戰中滅梁分賞從臣乃一  
命湯陰也得緋年二十三學詩於隱者孟若水從万侯  
生授字學為文章瀛王道幼識先君止之曰君少為令  
有緋何須舉進士乎獲一第不過作書記向人案傍求  
殘食也先君之上丞相既明年監察御史明年春破西  
川太祖召上殿言曰聞爾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  
居官處食井水外無一有取吏犯必責不貸公事不枉  
而速儼立危坐人過促走若親神明擲黨親族畏爾不  
為不厚不善妻子不踈弟姪不私蘊不妄前朕知爾久  
也淮泗居東南水陸叢委吳臣必來越民未歸郡刺史  
多惡政朕方制削諸夏州之通判爾去為朕先之區境  
將用爾同理也先君歸自朝嘆曰上採聽人不遺言  
於上者必實不欺何稱吾得是哉夏四月開從之  
晦前夕叔陟至五月朔先君疾十日旦去代開國公



號擗絕死叔撫而存之即復獲先君沂卞屬京師  
三十三年也爾閔後奉歸大名府 縣開記先君嘗與  
諸叔聚話指予弟兄語曰吾湯陰時征蜀帝命汝母伯  
氏王公諱玘為招討副使告行曰帝欲與公屬大官公  
名吾不往執曰男兒當自立不能學人因婦家充富貴  
也同吾事帝者半為王侯其後番番相傾朝為賤人夕  
為貴臣面詬未除頂冠我馬門朱未乾屍血流馬初懼  
比比漸異索索以侵以謀以陷以削遂之以離滅之以  
夷因小敗家及大累國吾苟與斯輩同安有渠得今日  
眼前即戴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彎弓騎馬功成無價  
彈絲吹竹身衣罔覆累棋奕奕舉口莫貪杯酒是味不  
賊而斃在家了了出門皎皎養兒勝虎猶惡不武多學  
廣智少宦諸事為官納貨莫大此禍侮文弄法天誅鬼  
殺以私害公反必及躬吾豈徒言哉汝等勉之開欲具  
刊之如何閔泣曰諾嗚呼先君沒年我為母萬年君年  
五十九歸柳氏四十年矣又十八年六月卒王大族也  
開外祖父諸舅世有顯位我母萬年君視外內親不口  
如一終身未嘗恚怒繫全柳氏者亦其力也今傳其  
杜開為監察御史時封太原縣太君今追封萬年君  
君諱承翰字繼儒天復癸亥歲中秋日生子開  
夫人累贈至秘書少監開嗣也開王父諱  
郭人號柳長官者謂其德行人伏若邑

天地之大兮不如父母之在今日月之明兮不如父母  
之生兮天地日月爾何成矣我父母爾何情父兮母兮  
去何之城南丘墓室纍纍不思即已思即悲泉深石  
埋此辭漿腸清肝無已時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誌銘并序

安史橫逆唐天子弗督河朔二百年親近詩傳遷起鳳  
牙中盛大文武材士出其土必試府下訪吏以起家至  
我太祖清夷區極厥俗漸易周世宗末開仲父諱承勳  
字繼華為府都孔目官事魏王彥卿從始迨此三十年  
給事也當長興明宗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傳  
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為有司主膳奏也告王元昊  
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克戮今一旦使  
徵王王即挺身往焉未為利也大臣奸豪靡相結附但  
苟其身不顧於國王如是至必孤坐宮中但能為名臣  
君而實為臣於諸權也與公事王何復得見王而身  
天下安危未易知耳不若盡率府兵步騎奔營中  
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王至未曉彼若動非其  
兵在衛強者繫之亂者剪之而後進上先者不為  
不納王即去仲父與令詢輩偕至洛王為帝令相  
磁州刺史仲父歸王之屬臣悉為馮養未幾  
不復通帝也後鳳翔兵起帝有補衛州當  
仲父為有司主兵騎也外母弟劉為

我姻家也及禮圓丘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勢動主  
惑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逃不往可  
也不答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即闕高祖殺之仲  
父嘆歎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破散今主上英武  
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  
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興兵我憂抗中夏殷起即止殷  
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為國害乎所以吾不答  
殷以安國家也仲父寡言善性夜五鼓作冠帶趨府門  
恂恂無一日闕之退自公奉我皇考黃恭勝父坐必緊  
拱手不問不敢語與其夫人田一德也乾德三年己月  
有爰犬躍仲父前死馬發策占云家主遠喪至仲父  
之午月我皇考即世我母與開等線服至魏仲父泣曰  
我兄亡吾不生矣一日召開誨曰汝止號馬人子當服  
學立身遠惡事修先行是孝也吾望汝耳秋七月仲父  
病若無疾者但曰兄去其已矣二十有七日夜卒嗚呼  
哀哉屬哀季隱於吏避憂患藏其志君子乎何稱哉  
夫人生肩吾與關支氏蔣氏二女後夫人李今皆亡矣  
李生問太平興國七年肩吾為贊善大夫仲父贈大  
評事追封田夫人京兆縣太君仲父視開皇方同母兄  
也少五歲名與太祖御名下一字同建隆初改今  
天雄軍都教練使有階勳爵邑畧不之書銘曰  
鄴城西南二十里村名馮社古河漢宮舊址也

元坤居右左令季一營四穴子三是至道二年仲冬  
壬申直辰日長至我之諸父藏於此連連珠攢列兩世  
河東群姓生孝義祈天祝地相傳繼

宋故穆夫人墓誌銘并序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氏年二十有七  
嫠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  
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  
父大名府西南三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書天子  
哀之賜錢三十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棄  
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為地法利  
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俾父  
諱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  
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城焉故  
昭義軍節度推官閻叔母長子也閻叔父卒如生次子  
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為兒時見我列女  
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閻我母為年若  
叔母猶已勤勤循循常懼有閻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  
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請叔母拜堂下卑即  
手低面聽奉我皇考試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  
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  
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  
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

乎退則惴惴門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救道一  
為不孝事抵開輩類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  
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為害居  
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昔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指穆言而告云兮惟  
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于貞節而勿虧代厚養  
以多屬兮家復貴而 卒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  
忘斯介如石之鮮克兮衆猶草之離離毋涕泣以來教  
兮矢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  
噓過此兮母曷為知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誌銘 并序

我列考御史有異母弟季諱承遠出於賈夫人耳病無  
所聞開王父諱舜卿遜唐衰微默處閭巷季父五七歲  
即季先教讀書畫字父既艱聽比常兒訓倍力不尚聞  
王父月厚金償先生禱曰兒雖此願生無俸誨父難如  
石授奠入馬開王父每晨 提父手扶之抵先生所  
長者叢辨之曰君子教焉當是也子病廢人苦之學不  
當是也以君子遜居豈資縱百兒可養况多子皆成人  
豈不能容是子乎開王父謝曰吾寧不見是子病乎其  
雖為廢人心其不為廢人也苟性善焉何哉不入天  
吾兒吾豈終廢吾兒乎教之不成其廢晚吾寧  
自立寧知吾歲後不為人所開誘以利還

不暇變兄弟為豺狼也觀之古察之今可念其即死兄  
託無死地矧衣食乎目或解識字手或能善書他日為  
筆傭是兒可存已勝他為也苟兄弟知親之不易不為  
人所惑保而全之吾苦教何害若有成亦少益於長矣  
以是季父果知學及長善書聰慧敦信事諸兄如父主  
緡錢千萬用子本為質無欺終身諸兄倚之不疑克成  
我王父之志孝矣娶天水趙氏夫人生閨及皇甫鶻與  
劉去華妻太祖平吳也擇貢舉人經學終場魁壯善射  
者鶻治三傳獨能發強弩中多而速身短自太祖愛之  
得文班丞旨令卒殿直去華今為殿中丞性剛直可處  
季父字維宗生同光甲申年卒乾德戊辰歲夏六月又  
二年趙母卒後二十六年葬於我皇考堂東第二堂銘

曰

肢完體充性用猶鐵莪冠襦衣居華餌潔出門嚙嚙然  
語無別有弟有兄斷然如截低柔勝水言甘若醴眉目  
春妍艷耀桃李手足姬娟弱弟勝指明遊姚姚東比者  
子入門同生相桿堅壘心之不人不倍於身志行善焉  
為人之全哀哀季父寧忘念慕有異於斯不愧於世

宋故前攝太名府戶曹叅軍柳公墓誌銘并序

開叔祖諱夏卿生叔父諱承陟幼孤養於開王父好  
夜未嘗解衣卧必張燈傍枕展米與粥俸引三四時  
風號鼠跳覺起復然廣順中詩者常與不與

遊得其旨鄴人雅頌之道到今籍籍猶在漢相蘇為  
與開皇考善始叔父見之蘇曰子文學材志過人盡任  
乎叔父對曰學以仕也以其觀之取公為喻公仕之進  
者也何利焉晨鼓未訢先朝矣莫鼓已罷後歸矣能何  
惠及物能何功寧和能何道佐君能何術舉善能何法  
除奸能何策御戎獨言必是誰必從之獨謀必滅誰必  
替之進退拳拳善惡狀狀動防止思違憂狗豕但不遇  
為妻子作快樂恣貪慾親朋賓僕外為氣勢於身何利  
乎公猶是矧餘屑屑日官人者耶寸綠如繩縛人不放  
輒舉足比之心閑身閑如雲鵲飄飄下鵬籠中雉耳兄  
弟之義國當散之家當聚之異是害矣某有兄賢弟不  
貳讀書樂道終身不仕也叔父年十八病夢道士自空  
至得藥吞之日後三十年當厄即愈曰三十年足矣及  
期正月夫人孟氏卒乾德三年也曰是當厄矣我兄在  
往辭之四月至泗州五月我皇考歿某先姑之婿楚州  
團練使王遜書來告叔父曰汴流湍猛舟沂多壞爾兄  
之柩當焚而歸叔父報曰我兄享祿四十年乃為天下  
知無行負人恐煨燼還故國於汴若無舟有敗覆我  
抱柩同溺乎即留京師後八年四月九日叔父卒時  
哀哉叔父先娶叔母劉死莫馮杜無嗣有女李氏女  
叔父善殖利好陰施鄉人無告者往濟焉凡期外  
歲疑此致也尋其遺藁中得堯龍可辨者

衆物紛紛至誠烈烈群生

不窮物性不收物類

符時議不獲時利所擇必精所為必成所任必知所行  
必宜混混無別浩浩亦絕至私如公至奸如忠至善其  
疑至化無欺入海乘馬倒矢抗射操車渡水濡必盈孰  
執是孰干笑語安安撤尸宵寢盜至而窘欲謀其始先  
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不耘不耔良田不秀不穀  
不煉良金不辨居上不上不迷所向處早不早為亂之  
基凡一百五十二言理有可紀之也今載之叔父字繼  
遐至道二年十一月壬申葬我皇考墓東第二塋庚之  
位銘曰

堅學篤道生閑卒老垂文杲杲傲深世表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

鄴中大族我家也我世長者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閑也  
字肩回父諱承贊早卒我烈考養君年十七授書易學  
東胡生通誦之應學究舉連上試登第洎進名而名不  
在榜中謂之御筆勾落頻歲此者三我烈考苦君不第  
命日者以教窮之云君年二十有八省祿太平興國二  
年果始策名授沂水簿佐邑有稱平晉率民吏負書  
給兵天子在真定君居中得今官九年八月病卒君二  
娶室皆李姓亡矣先有女適前進士衛旭而後元  
兒曰沐曰溶孟仲之女為董冠張景之妻元孫  
學古文開以仲妻馬季永濟簿聞其妻之



年莫君父墓東甲地或問其曰子家唐時為名宦其  
父兄墓不錄其世系何也其對曰唐季盜覆兩京衣冠  
譜謀燼滅迄今不復舊物以冒姓古名家已稱後者兼  
混無別吾寧効乎苟其材負販所役得時用為三公卿  
士是須古名家子耶其不材縱名家子今何謂又問  
曰為父母葬幸子孫貴且舉世一也子獨異之但以子  
陪父作親親相近從叔舊塋為諸父曠宮何也問對曰  
人身孕及生以長暨立煦之育之教之成之言語衣食  
皆父母也父母至老給之不暇息心欲窮區宇間美好  
為子孫計尚謂所不足是父母於子亦多矣而父母死  
猶謂少於已曰我父母葬須善地要子孫富貴也已富  
貴者即曰我世世其不闕葬父母是地穴當得也噫是  
父母生死間要皆利子孫也是孝為父母葬乎是葬父  
母要已利乎言及是子何馬擇地必可貴且富又不足  
葬師家子上於人也其惟良田塊塊不埋不崩以直  
行己身以善事傳諸後是於父母墓善也善惡將父母  
學人妻求已所不足者乎銘曰

今上初年以儒畫賢擢貢民半登科馬我兄預之  
地青天如焰益熾菅茅增烟持圭莖珮奔騰  
奕奕省暑連連直廬闕闕相磨磨香檮鬱鬱  
軋出入在已他徒罕前將此積歲英林葉  
穰穰闕闕下視伊呂宜為執鞭嵩山崇高

海翻波一勺之衆我兄再命佐涪州壽非獲永者不  
克傳位不得顯志非果宣罔及彼衆矧為物先舍此已  
矣寧忘愴然誦時訟事悲填思纏有筆有石乃書乃銘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君墓

誌銘并序

開仲父諱承昫初娶田夫人生大夫請刑名律令之書  
初名震以開昔名肩愈大夫改今諱肩吾字象先乾德  
中故扈公自翰林學士黜使魏大夫見之府決事人公  
每問條法對辯指明絕異諸吏公歎曰與第一在刑部  
大理寺中天下無矣開寶年公徵歸朝典貢舉大夫  
年二十有九果為扈韓蒙門生大夫獻文章闕下即

大名府法曹參軍詔見中書除舒州團練推官平吳後  
上繼位擇人尤切承代至得將作監丞執政欲留如  
扈諸大夫避之問而答曰學非獨已利也亦欲利人也  
法之舍弗用即已用斯皆及物焉得直其道猶多枉則  
不得直其道即仁忍為哉獄所平不平其平惟不平也  
彪作吏龍作官貨祈欺黨成無為有憑不誅罪十計九  
寃挾位用威扶愛陷憎罔上賊下不彰不明茫茫百  
害盈於半昔皇與王專道任德降世壞俗以禮教時  
之於今出禮入法茲失益遠依法肆情於余去請為  
為也即命知永州還遷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開元  
與國年田侯就任欽非大夫歸病於路

於妻隴西縣君彭之家明年夏開自殿中侍御史知  
州責為上蔡令拒唐三百里即迎嫂彭君泊諸兒泥泥  
液滌滌等來明年開饋軍征燕迴拜書天子復舊官  
虜報役上求文臣知兵者明年開為崇儀使又知事邊  
軍明年今鳳翔趙公昌言適為樞密副使謹於隨害趙  
者構開及知京全州嫂泣曰叔南行將棄諸孤獨往也  
稚駭闕訓與養死不成人矣叔提諸孤去吾寧獨居而  
遠吾子即亦吾絕矣叔孝人忍若是乎吾見諸家子父  
死若伯及叔字之不如己子其猶路之人寒且飢弗予  
於心者責賤一也即有子伯叔鞠之大不知報及能立  
奉諸父及仇怨之不若破異門戶又多其類也吾豈  
為哉吾與諸兒當從叔去炎荒遐陋吾不辭焉携諸暨  
留於全明年之桂州明年歸京師明年開以在全時曠  
洞事出臺獄除充滁州團練副使提舉進士試殿處  
曰臣柳開姪也上審之實賜登第求為長洲縣主簿遂  
吾母行彭君號曰為汝兒輩使我南走萬里脫死瘴鄉  
幸歸復挈我渡吳江入蘇州將不生運也提名我子  
去叔去吾無面視叔也乃留滯去四年提移中書時  
自京師刑嫂書曰病亟命滯遠來滯往嫂書又來曰  
死不相見爾諸子叔成之我泉下心安也滯與得一  
與叔為子彭君即卒實至道元年十二月八日也  
永華少大夫五歲父故太子中舍諱文舉大夫

祖明年葬仲父城中甲之位柳氏於唐時為大族用傳  
學昇科有名者常有人唐滅即絕至大夫於登科紀中  
復有柳姓銘曰

雄虎去文駢駢牝馬其息且蕃以和以雅青猴及羊歲  
行周紀虎亡馬殂相去遠矣質直者土為塵而飛矧伊  
含至孰能可違彼雲在天惟地有泉存若飄然往皆潛  
馬同兆異室乃尊乃戚大夫與 永安而吉

宋故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於已者先生於我者也非獨有道義者得專為先生  
之號也即我故諸兄聞字太初長開二歲呼為先生可  
也先生之於仲父承昫田夫人夫人憐之甚為兒童時  
學校中師不敢深誨之及孤年三十見開與肩吳閱成  
名人羨之乃自剋意讀書日與文士游作詩章句孜孜  
然娶侍御張渙女舉家愛焉歸不二年生一男子後得  
夢告我母王夫人曰婦夜夢人云更長一男子即來是  
婦必復產兒後死矣明年果如夢先生繼室以大名府  
節度判官郭知微女郭來又死張生之二子長洗也次  
瀛也瀛三歲開抱懷中教洗誦詩聽先熟焉以是奇之  
先生以瀛失母開得為子瀛性烈所聞即學所學即成  
雍熙中開守寧邊軍不見瀛半年一日封所為文自  
來辭直理勝若古人所作即與之詩曰皇唐二百八十  
年柳氏家門世有賢出眾文章惟子厚不群

權本朝事去同灰燼聖代吾思紹祖先感嘆盡應餘慶  
在今來見汝又堪憐瀛後以急學病狂八年而死至道  
二年也哀哉瀛之學亟也心亂作惑以喪其生矧他習  
也事易易性執而不移以至亡滅敗相者也不可思焉  
瀛未死前十五年先生同母兄肩吾知永州歸嫂彭君  
親迎之先生愬曰我適易筮遇井井往見泉下彭強之  
先生被酒拜於庭四向者辭矣往死也至許原筮之復  
得井易者曰不可行易象至神知其來顯也出許病至  
唐州彭父為州錄事入卧其家永州兄至三日先生卒  
夏六月也嗚乎父母愛其子不教之學是不愛其子也  
教之不以嚴亦不愛其子也教之子不學是不愛其身  
也學之不以專亦不愛其身也有教之而不成於善者  
未有不教之而能成其善者也教之必學學之必成成  
之必立立之必及夫能有及乎君子之道也况君臣父  
子正社稷人民安况餘小者哉能學則庶民子為卿家  
不學則卿家子為庶民也先生晚自知學學未有及中  
道而立可傷也已瀛死之冬葬先生於仲父墓北壬之  
位銘曰

南剗西隰兮中煎若烹騎不得停鑣兮朔戟汗盈朝淵  
暮雲兮翻之相廢先生之來兮逢時始平明明仁義兮  
文墨崢嶸比鉛飾黛兮昨暨今英貌順誠達兮深聖利  
兵先生之學兮於晚乘成忙然下土兮蘭闥持卷心

肆螫兮騶虞畏行觸即塵局兮抗猶山驚先生之去兮  
世闕有 吁嗟先生厄徂征往不返兮傷同生松風華  
露兮隴月明先生歸兮宅此堂

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誌銘

東南出海上諸國西度羌戎外朔越胡沙絕塞之塞老  
稚人稱為孫氏富貴家於今六十年矣他人富但積穀  
積金有宅有田摧殘畏詐常如偷生見府縣走後由屈  
言笑諂奉罔暇其止得念有動即逼况貪夫賊官糜錢  
本所猶彪視羔嗜噴牙爪孫氏處神都臨帝銜天子利  
道公地以大其居崇樓敞敞巽切霄極重堂疊極周屏  
繪絲明粧列侍珍肴捧筵艷奪晴春奇殫殊物歌聲  
章寶車金馬華林廣園芳秀如仙愛時蓬景終歲光  
將相侯王婚姻親戚宰政尹京聽順音奇

承意命名逸才賢侯門謁次求覩顏面勝逢李行進  
衢路呵避後先是孫氏為富家天下誰能與之也他人  
貴若貪祈競竊叨冒抑奪勤恭惕易便塌開防思奉乃  
尊思遜乃患持平失欺持盈失傾克公畏私竭誠懼邪  
一途獲前百岐却之寸言見稱幅解攻之位崇切心權  
極危事跌趾緩扶踣肌即傷孫氏自周室抵宋朝高祖  
世宗父交子友燕吳討擊畿甸饒迎禮深朋從恩厚寡  
庶入宮數召錫物加等迨我太祖寵倍於前從臣百千  
倍幸其第躬伐汾晉十旬未歸往請一言遽還京國溥  
天息後匝地聲譎今上聖皇丕讚區夏迎其愛女冊為  
貴妃族屬備官禁掖列位深患亡憂群疑罔干是孫氏  
為貴家天下又誰能與之也嗚乎漢與唐簡冊中徵其  
比亦少焉居是富貴其惟誰乎即故左屯衛大將軍樂  
安郡侯諱守彬字得之者也凡人聚百金之微居九品  
之末其行義必有可稱者而公享此富貴歷兩明朝遇  
四聖帝為親為友其德業量識何煩言哉公自右領軍  
遷屯武驍衛及今官乃八命為五將軍也階金紫邑千  
戶年七十有三至道元年四月十五日薨贈左金吾衛  
大將軍與周高祖為友者公父贈左監門率府率府  
者也開辱公嗣子西京作坊副使貞吉善前西頭供奉  
官貞幹侍禁貞諒奉職貞節貞素次子也二孫承立公  
女貴妃外洎公女弟女孫皆為公王家婦以其

公夫人某氏先亡至道二年十一月日公薨京東某  
銘曰

富無比貴無擬壽有年嗣有子惟此焉其足矣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誌

銘并序

天下譬如人身朝廷猶心腹也四方猶四支也心腹有  
疾四支病不治心腹無病可治口耳目納邪壘內作疾  
心腹也去是跌傷緩封鍼餌補寧害馬建隆年後平  
四方甚易由無心腹疾也孟氏王蜀二代三十九年乾  
德乙丑歲兵降蜀公為主太子二年二十八偕主浮  
嘉州江循峽出荆行襄州道仲夏丁丑抵京師太祖禮

以之見封主秦國公公帥克六月庚戌主疾殂

謹恭孝公

公起復拜命留闕下後三年帥貝州明年春太祖伐并

州從還公就任母趙妃早殞蜀在蜀追冊主之內有楚

齊越國三夫人

在蜀皆為妃號

幸洛時公朝丁越國憂以請

母居喪太祖曰非嫡母也召入加特歸貝州今上初祀

圓丘上帝公覲移帥定州進開府階上臨真定御式四

誅晉晉附虜若叔出旁道為奇必蹊定折虜

左絡邊安句郡柵城多兵復公鎮句攝句攝之晉平上

促師奪燕公衛句環燕壁西偏句采恣莫勉

馳定以寧下迎上上歸公止句當增甲益校句計

來寇敗請徐河大施賞公封滕國公壽



驚罷公奉朝請齊國喪起復授金吾將軍奉朝請  
吾去知滑州間有疾告養詔公弟右神武將軍去  
之公病既愈乞理傍淮一小郡自給得知滁州淳化二  
年楚國夫人卒起復公如舊公風痺廢常杖必扶即起  
坐三年秋七月辛亥歿從中堂獨行及外名伶師隸樂  
笑嬉曰恙吾祛舉也也呼子詰與坐飲夜初半老僕失  
宿公堂牖外聲麗徹公寢公呼即疾反不能語且堯上  
聞罷朝錫贈侍中清河郡夫人公元妃張也諭詰子証  
詰詵詮來奔哀子供奉謹以諫諤論詢皆殿直弟果來  
諛譯謚護悉幼公十五子上字並隆冬季丙子用証謀來  
公田廬適洛某年月日葬北邙山有身有位有家有國

者破亡黜辱有道得非道謂聖朝降屬非道得非道前

蜀王氏降後唐也 是顛危有幸不幸也元明惟仁全有仁昏不

又若公其幸歟銘曰

玄詰公名遵聖氏居坤用物少而粹歸列中鎮殖並  
馳山雪鷹宣作敵公年出彼洎卒此并箕兩齊均履  
昭然秉生超特異坎坎邃堂恭孝次公無後憂多令子  
六女五嬪侯王嗣二主闕書國有史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誌銘

郡府間年貢士上列宰相擢辭臣學官躬五誠之  
月甲子渤海高南金治毛鄭詩中第在殿方引  
上視之曰高書記子乎大臣覆之曰然上曰

老矣南金對曰臣父年八十一在矣上曰朕嘗過  
抵魏句王命頌曰佐朕膳頃上手不懈兢兢然多禮人  
也大臣交贊薦之退呼南金問者三上曰稅汝父在捕  
闕致仕吾旌善人用勸天下致仕官無俸入賜錢十萬  
令於魏取之翌日南金捧命來歸公拜之某府吏動天  
子加殊命非常者夏五月開自貝貶逐南行過公字下  
見公冠大頂烏紗疊帽衣緇綠褐數單裘手右曳杖左  
捧囊中出錦引幅倚牙軸紋綾背紙押押第署朱鏤印  
文披之即新誥也公持之如不勝感涕下賧荷君至也  
明年春三月丁丑開率縣民饋軍伐燕路出大名鄉之  
人語開曰公當去月辛酉歿矣夏五月庚寅開隨兵  
使告其孤曰願銘公墓以報公厚知於我也潤南金與  
鼎三子列公行事以請唐建中年太常為七歲女子以  
父彥昭事能死賊中謚之為愍名曰妹妹彥昭守漢陽  
背賊納歸於德宗封平恩郡王生同州文學韓衡衡  
西吾隱而不仕西吾生公公字子奇用文取進士高第  
歷慈丘遂平二主簿安申等州大名府觀察兩夫使用  
顯德魏王奏授公掌書記開寶二年王移鳳翔府置  
帝止之公從王罷歸復選授舊官六年丁太夫人喪  
王氏憂終喪足不越庭戶府帥李公復奏公知故上  
年有誣奏公以老而怠其任者急詔庭見責之辭不  
屈上曰爾實止為一書記其久而曾無恙他事

曰臣守道俟命不苟不競乃如此也府鉅細事無官不  
臣兼治之非止在臣所職書記耳上曰若何謂頌老不  
治務乎爾去復其位矣七年公始以疾免昔王之未去  
府也左右惟貪虐天下而所不能堪及王之去即差懼  
無敢一遊於魏者獨公居之前後三十年不遷不離端  
至之日與告終之夕出處進退語默用舍無媿人無咎  
言世謂公君子也公至魏之初有郡小吏遇公於塗中  
趨而候公公即停駕揖之有大吏復若是公乃降答以  
禮至公免職公固不易以是吏多避去不敢見與公言  
經史子集舉而問之則公懇懇誦之無有舛忘皆如日  
前事公為文精且典手抄書千卷字細如豆無綳無  
老而益精得之者藏為書室信義忠勇孝愛仁恕公不  
闕一公長子浣暨公夫人趙郡李氏先公而死某年某  
日以公歸大名府元城縣某鄉某里李夫人之墳墓焉  
公三女孟適故宋興元府司錄叅軍晁仲適將監某事  
策季適著作佐郎集用礪未歸而天南金解福得沙河  
尉鼎應進士舉公卒之日無恙教誡後事不亂銘曰  
群萬浩浩公獨有道驅諛競偷公學優優易世一官行  
積名完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賢克位榮死矣其堂有之  
在公我殊彼同以誥何德歲紀未極斯為消息惟天  
明視諦聽誠凄聲 無適莫程埃空室日奔黃且  
納言必經反危以寧此之云遠其道不遠其德於人

惟於身我來舊鄉公今云亡願善其長厥壽其昌寓我  
心傷刻為詞章

宋故河南府伊闕縣令太原王公墓誌銘

上之十四年秋太原王君信詔還京師位以東頭供奉  
官如故癸巳將以其年冬乙酉葬其先大夫先夫人於  
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上店里伯樂原禮也公謂其甥  
開曰天子命我掌戎於外於今十年矣爾外祖父母不  
克襄葬事予誠不孝人也今幸歸不可以失卜之歲  
日時既皆吉爾其銘得乎文矣吾之家以孝友稱爾外  
祖父伯氏司徒公玘始以其才薦於後唐長與帝拔授  
之以叅軍歷晉暨吳餘十五年兩遷士功工曹事磁州  
人盜成獄有枉者詔能直之帝以夏津令當馬凡官四  
實在大名也至周授河南伊闕令吾時年方壯以才異  
為武人吾見爾外祖父手未嘗棄去書史講於予未嘗  
不及忠信仁義視人無內外親疎爾外祖母視其德  
少異焉凡生子男一人吾是也女四人皆嫁仕君子爾  
母其長矣次曰京北郡夫人義武軍節度使太師公  
居潤之妻也又其次適於高氏高氏早死而守志者  
吾姊也嬪程氏者寡季而少亡矣嗚呼昊天罔極  
能報爾吾家之出也復見爾文有名斯不辱者先人  
開拜且退而書曰公諱承業字紹祖曾祖諱  
父諱珣皆不仕夫人天水趙氏先公七歲而亡

年七十有七在壬戌冬十一月己未今公之葬實十月也銘曰

男賢若父女賢若母斯焉為誰柳開外祖名兮傳於世骨兮入於土洛水却山千秋萬古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

代李壽作

惟王建侯寧邦國曰咨爾守節爾之良子其耿乃休光爾之祭乃成績顛隕其追弗庸克自及予將其試汝侯於乃單單惟政有成汝其遷於濟濟既五年始來朝曰西北晉奸也汝居遠以扞之久弗易厥初民兵且完日東南吳臣也汝徙和以接之遠明年侯死有仲曰鈞歸侯於濟冬定葬於西客有誌且銘之者曰

晉陽李氏者侯之姓也曰守志而得臣者侯之名且字也太尉贈封曰植者侯之曾祖也太師贈封曰益者侯之王父也滑相潞三節度使曰筠者侯之先也東頭供奉而迨皇城使者侯之四命而職於內也始於單而訖於和曰團練使者侯之四封而牧於外也起仕於周而暨我宋者侯之歷兩朝而臣三帝也十五年學於家而十八年位於世者侯之壽三十有三也歲辛未而春戊辰者侯之薨曰開寶四年二月二日也冬季庚寅而葬事者侯之於是歲而封於墓也二季掌後而主其葬之無子男而有女也哭室而真惟者侯之妻曰符氏也某州某縣某里者侯之先塋今從葬也

侯之館客城丙夢壽也

右曝戒軒抄本柳仲塗本十卷卷末有跋  
本校之卷十卷浦成孫卷一皆涉其  
十終子在滁州陳情表一皆涉其  
字是公乃成金壁失時一置城南學  
光緒七年仲秋之月旁生  
剛甫氏識于三十第卷榜

